



編輯序 | 1

自序 1：翻轉—棄暗投明 | 7

自序 2：歸依—年年增慧 | 13

歸依四週年學行分享 | 15

緒言

一、師長祝贊 | 17

二、參學者

（一）專修作學 | 24

（二）參學者的準備 | 26

（三）做一位好的參學者 | 28

三、開緣而化

（一）決斷解知 | 29

（二）宣說佛法 法佈資施 | 30



第一章 菩薩因 佛陀果

第一節 專修作學的任務 | 33

第二節 《華嚴經》之介紹 | 35

第三節 善財童子參觀音 | 38

第四節 經文中的因果關係 | 40

第五節 菩薩因 佛陀果 | 46

結語 | 50

天所於「菩薩因 佛陀果」之作學心得 | 50

編輯的話 | 52

第二章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第一節 慈悲的層次 | 53

第二節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 55

第三節 觀自在菩薩如何化導三世間 | 59

結語 | 65

天所於「大悲堅固猶若金剛」之作學心得 | 65



第三章 大悲速疾行解脫門

第一節 大悲何以速疾解脫 | 69

第二節 空假圓融之大悲行 | 71

第三節 自他解行與平等教化 | 75

第四節 教相一慈攝威伏 | 80

結語 | 82

天所於「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之作學心得 | 83

第四章 大悲行門因緣

第一節 釋名 | 87

第二節 大悲行門的內涵 | 89

第三節 大悲行門之果相 | 91

第四節 恆住大悲門 廣顯業用 |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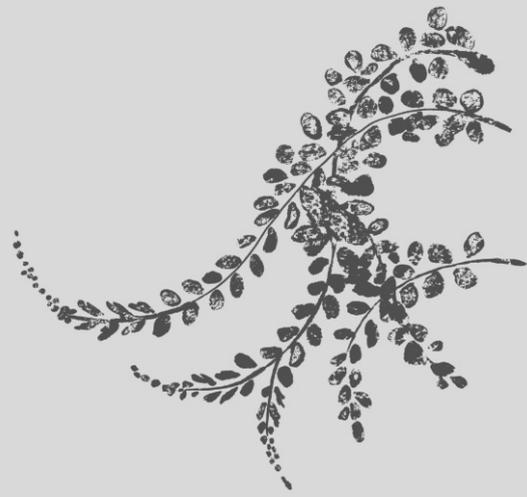
第五節 事事無礙 | 100

結語 | 103

天所於「大悲行門因緣」之作學心得 | 103



第五章	文殊智 普賢行 觀音慈		107
第一節	釋名		108
第二節	從《華嚴經》經題釋義見文殊智、普賢行		111
第三節	以文殊智、普賢行會入〈觀自在菩薩章〉 之觀音慈		116
結語		118	
天所於「文殊智 普賢行 觀音慈」之作學心得		119	
第六章	正性無異行		123
第一節	菩薩學程 相續相承		124
第二節	正性無異 行於大乘		126
第三節	悲智等齊 回向眾生		132
第四節	聞法無厭足 普見一切佛		136
結語		137	
天所於「正性無異行」之作學心得		138	
編輯的話・天所光明記圓滿祝願		141	
跋		143	



編輯序

天所，2016年初加入明淨寺「地藏經明義課」與常住結緣，10月10日歸依受戒，師父賜法名天所，有著「以覺照所，以所為緣，轉所為能」的期許。在佛法教理中，「能」是指自己可以掌握的，「所」是相對於能而說，指的是一切不能掌握的；如果可以掌握「能」來看待「所」，那麼「所」不僅不再是困鎖，反而可以助成自己以「所」為「緣」，步步登階、階階晉昇。幾年間，看著天所精勤修學佛陀之法，受法義滋養、法水潤澤，展現出來的——關關難過關關過的大勢力，的確有脫胎換骨的清新與光明。

印順導師說：「佛法是救世之光」；《慈悲三昧水懺》上卷入懺文：「恭聞一佛出世。開八萬四千之法門。一月在天。破大地九幽之昏暗。」《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是時如來含笑，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知性法師於《地藏經演孝疏》註解：「光明，破幽暗之用；三界二十五有，無明黑闇長夜，佛放此光明雲，照破日月所不能照之昏衢。」

佛教是心地法門，佛經上講「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心染則國土染，心淨則國土淨。」而過去我們卻誤以為佛教是深奧、迷

信、宿命的，沒有多親近；因無明、貪愛，人生道途多了許多困頓及煩惱。近年來，因為跟隨師父——明淨寺現任住持^上圓^下淨法師修學，常聽經聞法，知見有了翻轉，對生命的意義多了幾許解悟，生活變得踏實、自在，待人處事也愈發開闊、明朗。頗有相見太晚之嘆！

2017年初，師父為明淨山執事各組（都攝、匡諫、規示、融賓、元物，及各組序職、副手組成之序職會）排定專修課程，希望居士們藉由專修進入、深入佛法殿堂，得取法義，讓自己一生受用、生生受用，並惠及身邊人；明淨山於眾所崇敬的師公——開山祖師^上明^下誠法師三個敬日（冥誕、出家、圓寂），都安排有各組學報（修學成果報告），相互進取，彼此分享專修法義、法喜。2021年4月初，執事匡諫組副手天所因腦部腫瘤住院手術，師父指示～

佛弟子最大功成在法傳燈明，一可導眾正見以引入佛道行，二能顯己正思以延生命價值。此事，於天所是具有的。

可將天所老師擔任「地藏經明義共修」全部提要、「美濃法敍」提要、各則文聽打及潤飾、學報、佛學撰文，併各堂法會中的個人祈文、祈偈，合輯成冊。用於寓教後學亦隨發志向佛陀教理，以開智性、廣攝正護、顯明光續；是為個人光明記。

師父希望藉此因緣，推進各組有專修的光明記出版，留下記錄嘉惠裨益人，令使同霑佛法之利益，讓佛法的光明更實質地普照大地、覆護有情、溫暖人心、祥和社會。

幾年來與天所同修共學，看到她務實修佛的歷程，及翻轉生命的大勢力；誠如她在自序中提到：「師公圓寂後，天所才漸漸認識師公。感恩堂經行，看著師公的大法相，想著師公的行誼，不知不覺將師公當成學習的典範；起煩惱時，心中總浮現師公慈和的樣貌，想著師公會怎麼做……。」「現在知道學佛的樂趣了，佛陀的法、師父的每一句話，在生活中反覆咀嚼，真是越來越有滋味，越想越有道理，不免遺憾沒有早一點認識師父、認識佛。」可見佛陀之法與師公上人的修為成就，已在她的生命中起了極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天所自己真真切切看到了自己的轉變，確定這條路是對的。

師公從觀音菩薩心行之門，進而背誦《藥師經》，轉折也是因為難事，都是色身的病苦。師公的座右銘寫著：「應在境界中修心，感恩一切」；又說：「在病苦中體悟修行的重要，精進不懈，如此，修行即在消業。」師公上人，是憶持、背誦《藥師經》行雲流水、一貫深入之人。師公受持佛陀尊教的初始是觀音門，在行持《藥師經》之前，先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心懷作因種。其間因緣，都是在難事的煎熬苦迫中，而心生覺智的。天所的修學歷程，亦如師公——從專修《大方廣佛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以下簡稱〈觀自在菩薩章〉），再因色身病苦背記藥師咒、《藥師經》，以持名念佛經行為復健之方，效法師公安忍念佛、行佛，祈願終得導歸常樂我淨之極樂安養國。

師父說，我們在高等修為的僧人身上，一遍又一遍閱讀，可以讀出他們生命的每一個轉折，全都是在難於招架、難於過關處，忍苦、耐苦，繼而躍起、突破、超越；每一位都是，天所亦然。由此深入體會，便能知——生命的璀璨光彩、力量展現，多數需要在環境因緣最困頓、困厄、困難、困窘、困迫的地方，才能生起。正如同佛陀之尊教，教導眾人要能觀察出苦的現象，找出苦的因由，用上滅苦的方法，走上修道之門、成佛之道，屹立而不拔，方能成就。這是佛陀給予的尊教——四聖諦。

天所於四聖諦之修學，親身親歷、紮實飽滿、體會深切，光明記即是天所依佛陀三轉十二法輪教說作學的真實記錄，是佛弟子實踐佛法、以身說法的親證。專修〈觀自在菩薩章〉的天所，以師公為榜樣，勤誦《藥師經》、藥師咒、大悲咒，誠意所感，曾於心律不整電燒手術、腦部手術前，感得十二藥叉大將照臨慰護，及觀音菩薩以大悲水灑淨。

天所在 2021 年初，短短的兩個月內，經歷了兩次腦部腫瘤切除手術，復健期間，除了定課，只要體力許可，便護持著明淨山（以下稱常住）出版品的相關作業，甚至住院接受治療時依然不忘校稿。她說現在非常珍惜與佛陀之法交心的時刻，希望多儲備法資糧以接應未來。有一日，準備印如寺月課程報告文，越寫越歡喜，心中充滿感恩與法喜，迫不及待於午餐時間以電話和道友分享。這就是我們認識的天所，無時無刻皆散發著光明的正能量，絲毫不受幾天後要回醫院化療的影響。可見，她的生命已然充滿了佛法的光明——豁達開朗、時時感恩、隨緣精進，以及勇者無畏的自在。

天所身上散發著諸多光明元素，不僅一心正念、每聞必入、主動求教，還坦誠不遮掩，常懺悔求精進；加上作學認真、勤於記錄，留存的資料豐富、多元，便推薦為都攝、匡諫組專修代表，呈現修持〈觀自在菩薩章〉的成績，作為修學佛陀之法的模範；並藉此感報佛恩、師長恩，迴向祖禰先靈得生淨土、家親眷屬同歸佛道。阿彌陀佛！

註：

《天所光明記》以六個章段：一.菩薩因、佛陀果，二.大悲堅固猶若金剛，三.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四.大悲行門之因緣，五.文殊智、普賢行、觀音慈，六.正性無異行，呈現天所於〈觀自在菩薩章〉之專修，而其學報、提要、祈願等，收錄於《法義學貫 開緣論化～天所修學記錄》，分為上、中、下三冊。

《法義學貫 開緣論化～天所修學記錄》上冊含天所之請法、學報、《心經》與「地藏經明義共修」(1~50堂)等之提要；中冊為天所請領，師父於各法會、課程開示之聽打及潤飾稿；下冊含校園講座篇、祈願迴向篇、「護持生命 自利利他」篇。

因篇幅龐大，且天所之修學及護持三寶事持恆、精進中，故而，將先出版上冊與中冊，上、中兩冊未及收錄之學報、提要、潤飾文，則將收錄於下冊。

自序 1



翻轉—棄暗投明

師父多次說：「沒有人不需要佛。」誠哉此言！

我以前是一個超級彆扭、超級拗性的人，常暗自氣別人、也氣自己。曾試圖從心理學、靈性學的書籍裡，找到一個能平靜的方法；但那些方法都很短效。不禁常喟嘆、尋思著：有沒有一勞永逸、一次到底都不用改的方法？

有，就是學佛。

在一次健檢中發現惡性腫瘤，所以請了長期病假。除了做治療，也在尋找一個值得投入下半生的志業，讓自己可以毅然決然地退休。也許這個念頭逸入法界，被佛菩薩捕捉到了吧？！冥冥中的善緣，就將天所帶進了明淨寺。

初入常住的環境就很著重禮敬，但現在回頭去看，當時表現出來的禮儀與規矩，只是習慣性的禮教使然，對三寶根本沒有發自內心真誠的敬意。因為無知啊！不懂得三寶的內涵、珍貴，如何生起真切的恭敬感恩心呢？

第一次上的是「地藏經明義」課。基本上就把佛菩薩看成神話人物，當成在聽故事，心裡想：「師父能從神話故事裡講出這麼多的人生哲理，還記得什麼欲界色界無色界的，真是厲害。」但即使這麼厲害的師父在說法，缺乏善根的我還是坐不住，還是會打瞌睡。

某一天到道友家法敍，頻頻聽到「入流亡所」。回家後上網查才知道，這個詞出自《首楞嚴經》的〈耳根圓通章〉。佛讓弟子們說說各自修圓通的法門，弟子們說完之後，佛請文殊菩薩揀選一個最適合娑婆界眾生學習的法門，文殊菩薩就選了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法門。……我看著螢幕上的文字敍述，突然認知到：這不就是剛才法敍的場景嗎？原來真的有釋迦牟尼佛啊！

這次的恍然大悟，讓我對佛法產生了最基本的信——相信釋迦佛的存在。雖說學佛就是修心，神話、寓言也可以當作修心的題材；但知道釋迦佛真有其人之後，再聽師父說法、再看經書，就是實實在在、而非後人杜撰出來的。對實有觀濃重的我而言，這是多麼重要的領悟啊！天所就從這最最粗淺的信而入了佛門。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打擊。歸依第一年苦到極致！因為編寫《明淨山開山祖師^上明^下誠法師儀範》（師公紀念集），聽打的速度慢，撰文又不順，三番兩次被編輯小組退回修正。習氣高慢的我，要求完美又不肯服輸，不知道自己費盡心思寫出來的稿子是哪裡不對了？！一口氣梗著，總覺得自己的寫法才是正確的，別人是門外漢，都不懂（想到當時的自己，真是慚愧到汗顏）。

回想起不懂事理的自己，那時還多次繃著臉來參加師公的示寂法會，所幸，尚有福報令我改心，才知師公這位大德的馥德雅儀有

多麼珍貴。接著發生了車禍，心中雖然篤定是對方的錯，但傷者已身心受罪，我想，醫藥費就由自己負擔；沒想到一個月後的鑑定報告書上，肇事主因竟然是我！？回家的路上怒氣沖沖：明明是她騎太快自己來撞我，為什麼我是肇事主因？……但瞬間閃過的一個念頭，讓我頓時止住，無法再開口——「不能說你錯？可以全額賠償，但不能說你錯？」剎那間我矇了，原來竟不容許別人說我錯？！這慢心該有多重啊！

隔年初腫瘤轉移，看著肺部滿天星似的白點，不禁全身發冷，「我就要死了，就要一個人孤獨地走上死亡的路了。」一連幾天，躺下就無法呼吸，這時想到向師父請法。師父打開了天所看待病、難、死亡的眼界——雖然一期生死有其時空的侷限，但生命是永續不斷的。病難是促發生命力的要因，不會只有真金才能煉金，真金是本質，鍛鍊的過程中充滿了高溫、熱惱、骯髒、汙穢……；這些全都要投進去，一個也不能少，才能淬鍊出真如本性。

師公圓寂後，天所才漸漸認識師公。在感恩堂經行，看著師公的大法相，想著師公的行誼，不知不覺將師公當成學習的典範；起煩惱時，心中總浮現師公慈和的樣貌，想著師公會怎麼做……。師公甚至引導天所看到一句話：「令進大心，方能究竟離二死怖。」師公不就是如此才能坦然面對身後事的嗎？只是天所愚鈍，未能體悟。

歷經前年（2020）大弟的離世，去年初腫瘤再次轉移，兩次開顱手術前對家人交代後事……；這些大大小小的事境，讓天所一次次複習、鞏固師父給予的正觀。完全改換了嗎？其實不然。在病

房聽到要編纂《天所光明記》，第一個反應是：「師父不會是知道我快命終了，才叮囑師姊們編纂紀念集的吧？」這些妄想反映出我對生死多有罣礙。

不禁想起師父所說：「學佛，沒有到頂的時候；如果覺得到頂了，就是下一個學程的開始。」一開始天所也接受生病的事實，「生病」是一個大的概念，對於接踵而來的痛、擔憂、種種不適……，這些心所我也都能一一放下嗎？

學佛的歷程就是不斷覺受苦、超脫苦，再覺受苦又超脫苦。但苦受的強度會日漸趨弱，而超脫的時間會越見快速。如何超脫？因「覺」而超脫；不是佛的大覺，而是個己小小少分的覺。將每次苦受中覺悟、頓悟的理，運用於往後每一個生起的、類似的境界中，如此就有了對治苦的方法。以此類推，所以苦受的強度會日漸趨弱，而超脫的速度也會越見快速。那種突然被棒打、世界瞬間停止，以及日後細細品味產生的歡喜，彷彿無量劫以來的桎梏一下子鬆脫了，那種輕鬆感真真難以言喻。

現在知道學佛的樂趣及珍貴了，佛陀的法、師父的每一句話，在生活中反覆咀嚼，真是越來越有滋味，越想越有道理，不免遺憾沒有早一點認識師父、認識佛。之前對極樂世界沒什麼概念，既沒概念，自然也不是非去不可。常住（明淨寺）不就是縮小版的佛國淨土嗎？有莊嚴清淨的空間，有師父及檀講師法音宣流，得以時時熏習法理；有志同道合的善友可以彼此推進、增上，共成三寶事；不時還有一點佛光乍現的驚喜——對天所而言，已經太滿足了！

而師父說：「現在能如此學習已經很好，但這只是佛的國土其中一個面貌，還有更殊勝處。」經過淨土教理的聽聞、學習報告的準備、講述的練習，對極樂世界及如來壽有了深一層的認識，進而生起「去如至大會」的欣樂、嚮往之心。如師公所言：「留在這裡跟大家同修共學很好，去極樂世界當阿彌陀佛的學生也很好。」一期生死興許有長有短，而本命元辰則是永續的；來或去，只是換個地方學習如何自我淨化與利益他人，因此無所罣礙。

不由得要對病難這位大導師合十，感恩此身為助道之器。以它為因，導引進入學佛的緣，並因學佛而開展更多的善緣、更廣闊的思惟及視野；現在因緣如此善好，怎能不更向上推進呢？善用此生已集聚的善因緣，更造未來福——現在造作的善因，都會為未來的每一刻招來善緣；善因緣和合，自然能成善果。所以天所日日發願：願童真入道，年少出家，生生世世生於佛陀之前，受佛教化。如世尊於《法華經》上所說：「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種諸善根。此諸眾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又如《華嚴經》中的善財先具足了功德，方得見觀自在菩薩；天所現在也要端正學習者的心態，開擴眼界，備足資糧，未來才能相應諸佛菩薩前來教化；要談導歸極樂、當彌陀佛的學生，也才能無縫接軌啊！

寫於 2022.02.20

自序 2



歸依一年年增慧

2019.10.10 歸依三週年學行分享

每個人進入修行的因緣不同，天所因為拗性堅強、貢高我慢，非得跟自己十分過不去、心裡糾結苦到極點了，才肯重新蓄備力道，用補不足，以求翻轉，所以專修困頓。

三年多前因為癌症退休，接上常住的緣。雖然也歸依了，但對學佛抱著觀望、試探的態度，不肯用盡全力，怕參加太多課程、法會，也顧忌師父會以為我很閒，指派太多事給我。當時很幼稚，以為來上課是捧師父的場，以為來常住執事是在幫忙，不知道這些全都是為了配備自己——如果沒有執事的機會，怎能發現內心的不平整？如果沒有持續來聽經聞法，怎麼以佛知見轉換原來的我執我見？

去年（2018）8月是學佛學得最痛苦的時候，不敢退，又不願進，每天多時氣怒自己。在不順心意的情況下，走過師公的示寂法會、編纂師公紀念集，也遇到免疫系統的失調和一次車禍。並非事情有多難，但心緒若沒有得到善調伏，會讓所有的事難上加難。一

方面又慶幸自己還願意來，願意就有機會。就這樣帶著主題學習，一次次看見自己的黑暗面。

一直到今年年初，檢查出癌細胞轉移了，帶著直接面對死亡的恐慌，來向師父請法。師父的一席法語，讓天所在混亂、憂懼中安定了下來。那是第一次真實體會到佛法的不可思議——或者說，真正臣服於師父境界之高超（精準又有力）；在那種怕到喘不過氣來的狀況下，師父幾句話就點出了生命的價值，彷彿把天所從深海帶出了水面，又能呼吸了。這是怎樣一種不可思議的大勢力！

從那時候起，終於能安心隨順學習了，心裡一調和，真是看什麼都很順眼，五十二年的生命裡從沒這麼舒心自在過！眼界所見也大不同於以往，處處能看見師父為我們開展的佛法不思議境界；甚至深深體會師公已經圓寂一年了，還是指引提攜天所——惟有發大心才能究竟離二死怖——等於時時都蒙受著法界無所不在的護持，實在太殊異了！而這一切的發生，取決於自己是否真能願意隨順學習。

師父說，戰亂時代高僧輩出，因為不知道念過了這句佛號還有沒有下一句，不知道在這可能是最後一句的佛號中，是否已經能念出佛的內涵與相應。對佛法要有這樣的希有想、珍貴想、難遭想，才會全心全意緊緊著佛。天所現在也有這種命在旦夕的感覺，更加能體會學佛的幸福。最重要是真真切切看到了自己的轉變，確定這條路是對的。很高興能在成佛之道上與大家同行，祝福大家早一點跟自己和解，也真正進入學佛的幸福。

歸依四週年學行分享

於 2020.10.10 故天應諷經拔度法會

今年最大的進展，是對法義有了比較融通的概念。

師父上人說法必定是融通的，而聽法的我卻總是似懂非懂、旋聽旋忘。今年為了要寫「地藏經明義共修」的提要（提出要義），只好耐住性子把原本不想看的～知性法師著作的《地藏經演孝疏》一遍遍梳理，直到有些理解。除了將當次上課的消文內容做一個簡要性的整理，還須從學佛行誼及共修中，連結上師父曾開示的法要，以為延展。師父以弘法利生為願，善用每一個時刻勤於說法；而天所不擅長整理資料，苦苦在記憶中搜尋：「師父好像說過……」、「似乎有點印象……」，然後在書面講義和電腦檔案中翻箱倒櫃，一篇提要才能漸漸成形。

之前聽聞師父說法，雖然也很認真、也寫了密密麻麻的筆記，但這些佛知見的種子，像是裸露在意識層的淺處，隨時可能被風吹遠、被雨水沖刷、被鳥啄食。透過寫提要的過程，一次次思考，已經從「聞」進入「思」，雖然只是望文生義，卻也好似將泥土層層覆蓋在種子上，讓佛知見更深化而不那麼快消失了。

若說我的體會僅止於文字層面，似乎也不盡然。俗話說：「花園裡種滿了花，就不容易長草。」當有更多時間在思惟法義，雜思妄想的時候也相對減少，佛知見漸漸取代了原本的執念；想法改變，行事作為自然不同，雖然根深柢固的習氣總是先竄起，以理入事的進度緩慢，只是點滴少分，但起拗性的次數少了、時間短了、強度弱了，心，也就安定了。

我以前總說自己專修困頓，因為拗性強、慢心高，非得跟自己十分過不去了，才願意翻轉。而去年年底師父說：「天所現在專修自在。」我稍加思索後不禁眼睛發亮，這是慈悲的師父在幫我改設定啊！對啊，為何要苦到極點再來修？平常多儲備資糧，隨時用上，自在修，修自在。感恩師父給天所寫提要的機會，讓聞思修能真正落實在我的學習歷程中，看見信、解、行、證層層開展的新視界。就這樣踏實地步步前行，希望有朝一日練成「當下即」的功夫，不負師恩。



緒言

一、師長祝贊

2021.05.14 天所消災會之祈願與開示

祈願

觀音誓願妙難思，赴感應機不失時，
救苦尋聲磁吸鐵，現身說法月應池。

慈悲的佛陀，上來今有本堂消災主——佛弟子天所，住於高雄市○○○。現因身體違和，於○○醫院，主治醫師王○○。平日隨護常住三寶、廣施人天，住院期間仍不忘念佛、念法、念僧。就於佛陀尊教，常時入心，專課從不懈廢；以一己所學供予大眾，影響周邊之人，朝向佛知見而行。雖有多生多劫染重而成之凡夫情見，但自歸依佛法僧三寶以降，所向正善。

佛弟子天所，懂得明理的重要，尤知把握當下因緣，勝造佛事。在明淨山正法道場執事組別中，擔任匡諫組副手，及文字出版品的校對整理、修潤編輯眾職。此皆常隨佛陀尊教，一心向於佛陀所說，極力影響眾人建構正思；功德不少於人間，福德深繫於佛。勝德之生起，就在聽經聞教後，一次次觀護，而突破、出離色身違和的苦迫煎熬。此刻今時於佛陀尊下，誠願祈求佛陀聖力加被。

色身肉體有一定的使用期限，然而在正願、勝願、大願之中，也能出離這一定的長度。祈求延長色身可用的時間，是為了學行佛陀尊教、廣施人天，趨向佛道而走，常持四正勤，願與眾人一同出離世、出世間——了知世間多憂苦，不再受凡夫情見所束縛而遭苦；知色身不可久住，但能運用色身引度人們，不會再有鑽牛角尖、進入死胡同的幽閉；無論何時，皆賦予自身無比的希望，珍視佛從眾生以至成就佛道的一切經歷，朝向佛陀作學。只以此為生活目標，故而希望突破色身原有的障難，得以延長色身堪用的時間，勤行佛道、勤作佛事，引度人們把握每一個剎那，投向於佛，不在煩惱憂苦之中耗費光陰。此為佛弟子天所一心所表之正願，佛陀當知。

而今向佛祈求，惟願堪用的色身得到修復並具體力，得以緊密施行佛陀所教，上昇佛道。念佛恩德，哀表丹忱，淨化身口意，積極引度人們修學佛陀之法——即使未與人們諸多接觸，也在心中默語和雅之音、能修能度的道品。惟願今此一刻，受佛慈哀廣攝，覆護色身，觸體柔軟，功用生起；運用如幻的身軀藉假修真，徹入真如本性。念報佛恩，感報佛德。

觀音偈

觀音誓願妙難思 赴感應機不失時
救苦尋聲磁吸鐵 現身說法月應池
塵刹國中咸事濟 娑婆界內更垂慈
深恩窮劫莫能讚 冀愍群萌普護持
南無普陀山琉璃世界 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遶念——多字（南無觀世音菩薩），轉四字（觀音菩薩）

拜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弟子眾會恭誠拜願，稱名佛號，禮佛之足，願願應和佛陀本誓願海，廣攝群生，迴入消災主——佛弟子天所，護體無恙，願以佛陀尊教，廣持正法，普施眾人，正思向前，砸破多生多劫垢深染重。向於佛道，誓為唯一。

頂禮諸佛

眾會人等至誠頂禮藥師海會佛菩薩，惟願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覆護消災主——佛弟子天所，住於藥師本願無量功德海中。

(頂禮藥師琉璃光如來、日光遍照菩薩、月光遍照菩薩、藥師海會佛菩薩)

第一炷香圓滿 叮嚀

各位菩薩在休息時間，攝心崇持佛之聖名，將此安住佛之聖名功德，入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海中，迴入佛弟子天所，色身受佛照觸，安樂無恙，念報佛恩。各位同護其間，為自己的身口意崇持於佛陀願海，多造勝福。

誦《藥師經》

宣疏

今，農曆四月初三日，恭就明淨寺，延請沙門佛子、諸位大德，恭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觀音菩薩聖號、觀音菩薩願願相成；藥師聖號全堂、藥師本願無上佛菩提相應；加持諸品祕密真言。虔備香花茶果、呈現酥醃妙供，上奉十方三寶，萬德千尊，十二藥叉大將，護法一切神祇，光降法筵，慈悲納受。惟願佛光永照信女林靖雅（法名天所），受得如來加被護體，今此哀憐垂納，懇切投於佛足，稽顙至誠。

我等佛弟子，就入佛陀尊教，依如來教法，奉持消災會法節，惟願如法行作無有差池；受佛尊教，能得利人天，迴入功德於消災主——佛弟子天所，受佛陀照觸彼身，安樂其心；在這苦迫煎熬的環境因緣裡，剎那剎那，得以體會無生法忍。

往昔雖因凡夫情見多所擾動，卻於領受佛陀正思的訓練後，大部分能依佛陀尊教為之引導。惟願慈悲佛陀慈心悲願，令佛弟子天所廣入佛陀本願，住於佛陀大慈悲願海之中，安詳和樂，使色身與真如自性相合——如佛陀在一切苦難之處，由而生起廣大悲願，令眾生走上無上佛菩提，以願力攝化諸多苦難。眾會弟子，恭誠禮敬佛，惟願慈悲佛陀垂納佛弟子天所本命元辰，災消吉至，得受貴人醫師操持手術，色身安好；續發誠願，三寶護體，令使就入三寶殿堂，引眾開脫苦迫煎熬的歷程。祈求如意，沛大吉祥。佛弟子天所併暨與會眾人，同於佛陀尊下，再拜意具。

圓滿開示

今日一場祈福延喜法會，不僅為天所老師祈求消除一切難事，實則也是個已倍受佛陀教育的當下。一次次誦持《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在法節之中了解程序的意義、作用的延伸。每一個不同的環境因緣，都有其緣合中的作用，用在自己的身上、心中，此作用伸展到了何處，皆是在這場法會裡所修學的。這就是天所老師（消災主）的功德——消災主集合了大家，讓眾人有因緣共會，同受佛陀教育。

功德不能少做，功德是我們的福德所繫。有福報因緣，原有的長度能再增長，原有的區間能再擴大，原有的因緣能再深入，原有的境界能再突破，所以不能少做功德。功德是下功夫而有所獲得，有功德就會帶來福德；如方才所講，有了福德，能將個己原先有的，再作諸多突破。我們有聰明才智，

但能夠把持住多少修心養性的念頭；鍛鍊已久的功力，很多時候還不免受侷限；這些，都能在福德因緣裡被廣擴、延伸而出。多造功德所引入的福德，便可以令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開展。

各人個己心思的開展，把握心性的修學，是其一，而「助緣」相當重要；助緣是在我們自己使不上力時，身旁能有一雙扶持的手；平常要多修為、多儲備，才不會「用時方恨少」。不過，薄地凡夫的我們仍會受境界的束縛，要超出這一層侷限，必須有佛力的加被、佛功德的接應——能將佛陀覆護的手接到自己身上來，同時受清淨僧伽的觀護與引導；而眾位居士蓮友的護念極其重要，這也是各位的福德所繫。

我們每一個時刻都倍受佛陀教育，尤其天所老師平日所做的一切事，沒有片刻離開過三寶。回到家中就沉浸在法義裡，想著怎麼把自己所擔任的課程，仔仔細細、深入其境，對照佛陀教法，深入淺出地端送給各位，令他人學習佛陀教法能得方便。如此功德所帶來的福德，便就招來了各位一起與會來祈求佛陀，令此苦難煎熬能得突破。苦難與煎熬究竟意謂著什麼呢？就是我們心智的成長。若真在苦難裡，真如熱鍋上的螞蟻，就會知道有多難；因為知道難，所以懂得萬般珍惜，故而不敢須臾鬆懈、不敢輕易造次。如此，佛陀的教育在自己身上也就有著落了。

自己能不能被佛陀教育？教育之後能用多久？跟個人的根機有關。然而根機也是在苦難中長養的，所以，苦難的確就

是老師。人人都希冀處於安樂的環境之中，但是，那樣的環境因緣就是容易令人安逸。安樂是好事，我們怎會覺得安樂使人安逸而退精進心？環境本身沒有好壞，安樂並沒有不好，是自己在這裡耽著了。因為安逸容易令人耽著，一耽著就迷失；迷失就不覺，不覺就不能精進；不精進，時間就過了；時間過了，無常就來了。這是緊隨的，每一個區間都扣得非常緊，時間很快就到了。我們都在修學佛陀之法，當要拿出真心切意的功力，面對自己的人生。

色身肉體有其固定的長度、現象和走程，其間如何面對色身的變化，一次次突破；天所老師面對自己的色身，已經過了許多關。有時聽到天所老師說她自己心靈的關沒有過，但相對我們而言，她其實已經過了許多關。我們是一點忍力都沒有的，別說多大的病痛了，就是一點點毛病，還沒有真正痛起來，我們就叫苦了——惜自己的色身，不太長養法身。愛惜色身，更當珍視長養法身慧命的時刻。

實則天所老師早就修練很多的功夫，功德、功力、福德繫於己身。而此刻把眾人聚集在一起作消災會，學習佛陀尊教，又是功德一件。功德能夠使諸佛菩薩哀憐垂納，諸天護法常時護身。當色身肉體必須交付於外做一些整理時，這個清淨本靈、本來的真如，依然具有強固法身生起的照見力，為佛陀法導引出無比的善護念。這種互相照明產生的力量，無法以言語來表述，自然福德所繫，也會有貴人醫師在身邊照顧，而出離一次再一次人生的苦事難事。難得的是，一顆心全護持在三寶，所思所想皆是如何把自己的經歷提供出來，讓別

人可以少一點苦，可以多一點修學究竟圓滿快樂的契機；珍貴的是，常時繫念常住三寶，心裡想著：還有什麼是自己可以再發心的。即使是身體上困難了，下不了床，也要隨身攜帶筆記型電腦，半躺著打字、傳輸佛知見給人們，在在見到佛弟子的正思功力。

今日於天所老師的因緣之下，眾人共會修學佛陀之法，彼此滋長福德與功德。惟願一切功德迴入佛弟子天所，令使受佛廣護，光明照徹，護法安身，再次突破，用於常行三寶事，念佛恩德。感謝各位菩薩常時的護念，阿彌陀佛。

二、參學者

（一）專修作學

2016 年底，常住成立了明淨山的執事規劃，師父祝勉執事人員時開示：「為順應常住的事務增多了，需要辦好籌備及善後事宜，以來推行常住三寶事，因而進行分組；分組即分工，分工的意思就是合作，這是大家共同的一份心願，從來沒有異變或缺失過。」於執事項目中，師父特為關注各組定期的法義增益（複習），指示各組擇定專修的經文，並定期集合共修。都攝、匡諫組《大方廣佛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規示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融賓組《大佛頂首楞嚴經·耳根

圓通章》，元物組《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序職會《大乘妙法蓮華經》之〈安樂行品〉與〈如來壽量品〉。

而，各組佛法專修課的作用是希望大眾修學能先從知見著手；也許，我們的文筆不一定已練就順暢，也不一定有好的口才，但，我們會時時對治自己每每生起的穢濁想法，調治妄想，阻斷自己的妄行，掌握得了自己的起心與動念，即使無法一下子做到，但至少能生起慚愧、懺悔的心意，力求改往修來，這是法益課希望達到的。亦，隨時增加自己端正的思想，每回都能提昇一些些，那麼，透過幾回所聽得的佛法，自然得以降伏自我的煩惱。

又如印順導師於《佛法概論》中所言：「人生如此優勝，難得生在人間，又遇到佛法，應怎樣盡量發揮人的特長，依佛陀所開示的方法前進。在沒有完成正覺的解脫以前，必須保持此優良的人身。若不能保持，因惡行而墮入三途，或受神教定樂所蒙惑，誤向天趣——長壽天是八難之一，那可以說辜負了人身，如入寶山空手回！」

而，天所的專修作學即在學佛，究竟學習佛的什麼？

「就在學習佛陀莊嚴的威儀行止（精神內涵）、佛陀的根本智慧及一切不共世間的思想，這正是長養出異於世間福報之處」，亦即觀世音菩薩示現教化群生之因；佛法能令眾生真正地消除災難、產生度眾的能力、得到究竟圓滿的快樂。觀世音菩薩對待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樣的，當有觀世音菩薩的法寶時，便能滿其所願，展露光明。

(二) 參學者的準備

1. 認識佛法

「佛法，為佛與法的結合詞。」(擷錄自印順導師所著之《佛法概論》第一章)

佛，即覺者。法，其梵語之音為達磨，精確的定義是軌持，即不變的軌律，也就是「真理」，而真實之理是不會變的，有固定的軌道在行走著；法不是佛創的，也不是某人作的，是本來就存在的，故稱不變的軌律。這不變的軌律為何稱為佛法呢？因為是由釋迦牟尼佛所創見；「創見」非指由釋迦佛所創造，乃指由釋迦佛初悟得，接續再弘揚於人間。所以，佛為法本，法由佛出，稱之為佛法。

佛陀悟得真理、體證真理，總能教我們看待事情的正確角度，才能化解我們的煩惱；若能翻轉世間的看法，來學習佛的知見，就是「開佛知見」。世間人看待人事物多有迷惑思想，有迷惑即有雜染，煩惱就是這樣產生的。若沒有開佛知見，處理世間事時，只能用世間的凡情和見解，這樣，所看到的角度就會很有限，常不能圓滿地解決問題；若開佛知見，思想會較開闊，就會運用佛法來處理世間事。而且，當我們把佛的道理（佛知見）學好，遇到別人有困難時，就有辦法幫助他，也就能做好法佈資施的事。

我們需要認識佛法，以佛法的觀點來建立正知見，致使自己的心意「淳正良善」，令自己開展覺性，破除迷亂。佛教導眾生一向是一步一步進展的，因深知娑婆界的眾生無法快速進步，所以，給

予的教方是契機的；然，佛陀都會先教予究竟圓滿的道理，令眾生先行認識。

2. 發菩提心

菩提就是覺，菩提心就是覺的心。「佛」字也是覺，學佛就是在學覺；「覺」是指對於世間事事物物分別的心意，漸漸地消除，心得自在。從「覺」之中而能自然地融合一切，這種融合會啟露慈悲跟智慧，將使自己愈來愈放下，以達大自在。因此，先談發菩提心，對於「覺」先有認識。

我們需要有善知識來教，因此在親近善知識、接受善知識的教化時，就必須先準備好一個心，這個心就是自己深切明白必須親近善知識，以向善知識學習，打從心裡頭準備來學，如此才不會被自己慣有的思考想法、行事作為、待人處事所影響，又回到原來的我執（自我執著）、我見（自我見解）。〈觀自在菩薩章〉就在告訴我們親近善知識該有的準備——學生只抱著一個心，就是全然向老師學。

發了菩提心後，如何走得下去？需要諸多的助緣，而，這些助緣也必須由自己來連結，自己走一點，別人推進我一點，如此才容易成就發菩提心。師父說：在修學的過程，有時會感到苦楚，必須坦承自己以前未好好地修為；且，若對自己的某一點習性感到實在難以突破，更需自我教育——此時不修，未來更難修，修行人的志氣當用於此，走上菩提道，讓自己的力量及別人促發我的力量好好地一拍即合。

(三) 做一位好的參學者

1. 表現真誠

如何可稱得上是一位好的參學者呢？一位好的參學者即是先調理好自己參學的真誠心意。就如〈觀自在菩薩章〉中的善財參學，每一參皆向南方前去，表示愈低下愈能參。「參」是什麼意思？即別人給予我的法義，我能一直收進來；如果我是自滿的，怎麼收得進來；若有我見，就會連現前明確的法寶都不肯收進來，或根本識不得那是寶。

善財面對每一位善知識都先把自己意欲參學的真誠表現出來，如此善知識便不必再幫善財調御這個部份。倘若，一位參學者未能表現出自己參學的真誠程度，那麼，善知識還得先費力促發其心意。因此，一位好的參學者即是先調理好自己參學的真誠心意。

2. 隨順思惟 一心正念

〈觀自在菩薩章〉：「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

善財隨著善知識所教來思惟，遍處、遍時都如此思惟，並且一心正念，而所謂的一心正念就是對於所值遇的每一人事物，都以學得的法來對待，並且，同時有著自得利益和利益他人的心懷。善財童子先發菩提心，接續由一位善知識教一個法門，善財都隨順思惟，一心正念，方能悉數全收。

有時候我們的信心會提不起來，原因在一開始就沒有依善知識所教而奉行，因為「我」很多，所以很難深信解藏。深入的寶藏是極多、極深、極廣，但我一個也撿拾不到，因為我不能進入；雖然，自己想要修為，向師父請法，請法後也沒什麼作為，自己又編製另外一套，或者只把它拿來叫別人去做，只把它取下來用於言語表達去指責別人，像這樣就不是隨順思惟、一心正念。

三、開緣而化

（一）決斷解知

每人依著自己的學程，緊跟善知識，進入「明淨山」之因緣，由隨緣而化，至開緣而化，在這其中依著佛之教化、師之教導更加地修練自己，以能有更多的真功夫足以化己及化眾。師父曾說：「各位有緣來上佛法課，可別等閒看之；應當理解這是生命的價值，必須好好地看待，才有能力幫助別人、關懷別人，讓他們也產生生命價值。」

有時身旁的親友遇到了身心的苦痛，來到我們面前求助，我們也很想伸出援手，但，要如何做才對他們真正有幫助？師父說：「如果有智慧，那就很容易做到。比如說安慰一個人，即使我們把世間的一切好話都說盡了，告訴他不要這樣難過，可是他就是會難過；我們又對他說不用煩惱，要運用智慧，但是他就是沒有智慧

才會煩惱。這時候就需要我們給他智慧，而，我自己有沒有這個智慧及能力呢？因此，聽經聞法，建立純熟的正知見，是確切必要的；應善加鞭策自己，如實地做，這關乎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價值。」

（二）宣說佛法 法佈資施

師父教了我們一套佛法，可以主宰自己生命，可以完全化解自他的煩惱。如果，我們以這套方法行慈善，幫助受苦者找到造成苦惱的根本原因，就是「真慈善」；如果，只提供物資，暫時讓人們得到舒緩，可是造成苦的原因還在，就只是「世間慈善」而已，苦未曾斷絕，也就會不斷生起。師父說：「離開佛法，就落入世間慈善，世間慈善人人可做；而『真慈善』有世間慈善的『行』（實踐），並有佛法的立足點為『心』，因此，『行善的主標在於內修』。」

以佛法行慈善是為「法佈資施」，乃行的殊勝處，應看作給予徹底圓滿的途徑；正知見的給予才可教人具足能力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助人化解最根底的苦，得最究竟圓滿的快樂。

身為一位好的參學者與人共行佛事的過程，很需要自我調配；人人都需要自我調配。當我們自我調配得宜時，遇見與之共事的人，我都會感到很安定、很適合，因為我們準備要和每個人結善緣，每一刻都是和合的開始。

於道場中行佛事，我們極為關注「空性」的修學，納受所有的來來去去，就可廣結善緣，全不揀擇，打開胸懷去納受與我們有緣

的一切緣合，力求上昇佛道，以一顆清淨心走上一條清淨途，如此，最終達至了無罣礙，方能利益各階段中與自己有緣的身邊人。

因此，於佛門執事即在調配心中的開懷。佛弟子隨時隨刻都在接納一切緣合，因而不會拒絕任何人，也就不會去擋別人的路；門是全開的，佛門沒有門檻。我們時時準備與人廣結善緣，因緣會愈結愈寬廣。

天所自於明淨山作學至現前這一步，相續種植善根，與往常的自己大不相同了；時時把握當下，將菩提種子紮得更深，佛法已入其心，並且還引領人們共同探究法義；透過任何途徑、聚會、活動把佛陀之法談說出來，又一點一滴地長成果實，感知這般生命的璀璨！猶如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是長養善根得來的；亦如，觀自在菩薩向善財所示現的一一七向位菩薩，是「隨所積集一切善根」而達到的境地。



第一章 菩薩因 佛陀果

第一節 專修作學的任務

☞ 展露光明

專修作學的任務即在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我們愈能看得到面面貌貌，愈在佛道站得安穩，愈能下化眾生，悲心也就隨著一直開展。因此，慚愧與懺悔會很容易生起，直搗自己的心田。常覺察我的過失在哪，並專說自己的過失；經常自我檢討，看察自己需要修什麼，個人修為與他人無關，不必假一個藉口或理由；如此，佛法的光明也才會應和個己的自性光明，佛性由而展露。

☞ 作學次第

目前，天所對於〈觀自在菩薩章〉的專修已進入第二期的作學。

第一期的課程以隨堂聽聞〈觀自在菩薩章〉的方式，初略了解經文之意，作為個人於生活中運用、實踐的依持。而，第二期課程標的——進入〈觀自在菩薩章〉的源流去探索，共同研讀復菴和尚所著之《華嚴綸貫》。復菴和尚是宋朝人，生卒不詳，但其所著

述的《華嚴綸貫》易令人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以下簡稱《華嚴經》)的前後關聯。

專修第二期研讀復菴和尚《華嚴綸貫》的用意就在——看〈觀自在菩薩章〉於《華嚴經》中的位置，以幫助作學者對〈觀自在菩薩章〉的經文更加地開合；即，從《華嚴綸貫》一文中的各角度交叉縱橫貫串，最終再歸回專修主題。

師父對本注疏的研讀指導，就五個主題來進行：

1. 探討《華嚴經》及〈觀自在菩薩章〉之總題與別題的關係

以一部經來說，〈觀自在菩薩章〉屬於「別」，《華嚴經》屬於「總」。當我們將「別」歸回到「總」，一定能認識更多，且能慢慢地長養出宏觀。

2. 探討《華嚴經》之行布法門、圓融法門與〈觀自在菩薩章〉的因果關係

《華嚴經》經文中談到行布法門和圓融法門。我們可在〈觀自在菩薩章〉中引用行布與圓融法門，以看〈觀自在菩薩章〉的因果關係，再歸回《華嚴經》來總觀。再則，也從圓融的二義（圓融又談因該果海和果徹因源）談菩薩階位的關聯性，例如，看七向位觀自在菩薩、六向位鞞瑟胝羅居士，及八向位正性無異行菩薩的關聯；也可認識向位與行位的關係。

3. 探討《華嚴經》四分、五周、六相、十玄與四種法界，從此理中見〈觀自在菩薩章〉

華嚴的四種法界在談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意表周遍含容的法界；即，理與事二者的法界關係。

4. 探討《華嚴經》中的〈入法界品〉來看〈觀自在菩薩章〉中向善識參學一門

復菴和尚於注疏中所舉出的善知識，都加以說明了其修行的法門。

5. 探討入回向的階位以了解〈觀自在菩薩章〉之七向位

《華嚴經》有七處九會，就是在七個地方有九次集會；而，第四會所在的地方是夜摩天，十回向中的第七回向即在此處集會，第七回向正是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的境界。所以，若懂得七向位，就知如何對〈觀自在菩薩章〉釋義。

第二節 《華嚴經》之介紹

〈觀自在菩薩章〉並非一部經典，而是《華嚴經》的其中一章段。

《華嚴經》的由來，必須從印度的龍樹菩薩說起，當時的龍樹學了隱身術，就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後宮戲弄宮女，為此，他的朋友被射殺，他自己幸而逃了出來，深感性命的催逼、淫犯的可怕，於是，發願出家了。

《華嚴綸貫》：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世間文字一時讀盡。發心入龍宮看藏。見華嚴有三本。上本中本下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遂記得下本回歸西土。自西土傳到此方者。乃八十卷經。三十九品。品分為七處九會。

七處九會者。初菩提場。說經六品。十一卷。二普光明殿。說經六品。四卷。三忉利天。說經六品。三卷。四夜摩天。說經四品。三卷。五兜率天。說經三品。十二卷。六他化天。說經一品。六卷。七重會普光明殿。說經十一品。十三卷。八三會普光明殿。說經一品。七卷。九逝多林。說經一品。二十一卷。

《華嚴綸貫》第一段略舉《華嚴經》之品數。文中提及，佛滅度後六百年，有位龍樹菩薩把世間所存的佛典都讀完了，於是，發心入龍宮，見到《華嚴經》，有上、中、下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有這麼多偈、這麼多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計四十八品。

於是，龍樹菩薩背記下本傳回西土（西土，指龍樹所在的地方，就是天竺，即印度）；爾後，又自西土傳到中國。

《華嚴經》的版本

《華嚴經》在東晉的時候傳入中國，依其翻譯年代先後，分有三部，因經過三位譯師的翻譯，有三種譯本，經名雖同，但卷數就不同了。

1. 《六十華嚴》

由晉朝時代的西域佛陀跋陀羅尊者等百餘位高僧，用了幾年時間譯出，這是《華嚴經》最早被譯出的時代。十萬偈的《華嚴經》下品經文，只譯了三萬六千偈，並未完整；將這三萬六千偈譯成華文後，就是晉譯的六十卷，稱為《六十華嚴》，談佛陀在七個處所開講八次，故稱六十華嚴七處八會。

2. 《八十華嚴》

唐朝武則天女皇懂得《華嚴經》的殊勝，又得知于闐國（現西域新疆一帶）有完整的梵文版，便派使實叉難陀法師從印度帶回《華嚴經》完整的梵文本，比晉譯的增加九千偈；換言之，有四萬五千偈，還是不到一半，但是《華嚴經》大致的義理已能看出。本次在東都洛陽的大徧空寺由實叉難陀主持譯場，譯出之後乃為《八十華嚴》，現在流通的即是這個版本，內容在說明佛陀於七處開講，共有九次法會，故稱八十華嚴七處九會。

而，《華嚴綸貫》即依《八十華嚴》來介紹《華嚴經》的結構。

3. 《四十華嚴》

唐貞元年間，也就是中唐唐憲宗時期，外國常派遣使者向中國進貢。當時，西域有小國——烏菴國（大約是現巴基斯坦西北邊境一帶）的國王，聽說大唐佛教興盛，為了表示友好，於是向大唐王朝進貢，以梵文背誦出來，由般若三藏法師奉皇帝之詔令翻譯，有四十卷，稱為《四十華嚴》，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

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是《六十華嚴》及《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的內容，不過，比《六十華嚴》及《八十華嚴》的〈入法界品〉篇幅大很多。《四十華嚴》的第四十卷很受歡迎，常被印為單行本，名稱《普賢行願品》，至此，圓滿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不思議解脫境界。

〈觀自在菩薩章〉出自《華嚴經》，便和此經有關聯，因此，專修〈觀自在菩薩章〉就需溯源《華嚴經》；天所於第二期的作學即從《華嚴論貫》探討《大方廣佛華嚴經》及〈觀自在菩薩章〉之關聯，並見融常住其他的佛法課程法義，以長養宏觀，開展光明。

第三節 善財童子參觀音

《八十華嚴》有八十卷，第三十九品是〈入法界品〉，整個三十九品都在講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從六十卷至八十卷），其中第二十七位善知識就是觀自在菩薩，故此章名為〈觀自在菩薩章〉。《華嚴經》的〈觀自在菩薩章〉是觀自在菩薩的修行方法、理路、境界的經典之一，介紹了觀自在菩薩的修為、攝眾的方法，此時觀自在菩薩示現七向位。

善財所參訪的第二十七位善知識——觀自在菩薩，剛好在五十三參的中間；前半段（第一位善知識至二十六位）的參訪作學為自我修學、內修的種種儲備，也就是自利（自得利益）的部份紮實

完成。善財童子先發菩提心，然後一一去參學，從第一到二十六的每位善知識都教善財怎麼自得利益，為利他紮好穩固的基礎；一個善知識教一個法門，善財悉數全收，這是善財的特點，也正是他能有所成就的因由。

1. 善財先具足善根

八十卷《華嚴經》的〈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二描述，善財同一群童子和童女去參見文殊師利菩薩，而文殊師利菩薩特別觀善財的善根，意指善財已具善根。什麼是善根？據經論而說，善根，就是善的根本，稱作善本或德本。德，不是只講世間道德——人們彼此約定俗成的，還不是佛法所說的德本。佛，是一位大徹大知的覺行圓滿者，如來的善本是德本，這是指能出生善法的根本，將善以樹根作喻，故名之為善根。

2. 隨所積集一切善根

〈觀自在菩薩章〉所談七向位之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從善根開始，即在教我們自我培植善根。觀自在菩薩何以能尋聲救苦？對於眾生的一切業緣，觀自在菩薩皆能運用各種方法助其立即解苦，於切點上著手。觀自在菩薩的法門是什麼？可以尋聲救苦，怎麼做到的？這就是我們要修的；因為，七向位菩薩即隨所積集一切善根。

「隨所積集一切善根」即從積集一切善根而得。如何作修？就是——隨所，隨其所在；從自己的所在去積集一切善根，累積聚集，從未斷離。

3. 一心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童男童女中，文殊師利菩薩主動見得善財之善根，後續為其介紹佛功德。善財聽取了文殊師利菩薩所說的佛功德之後，真切地了解佛功德能完成一切，最終達至平等無二之廣大不可思議功德力，即無所不辦之意，便一心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並向文殊師利菩薩啓問何以「修菩薩行，行菩薩道」；而，文殊便指引善財南訪善知識。

善財從東北方文殊師利菩薩處所出發，一直往南走，意表朝正確的方向一直往下（南）深度學習；從第一位善知識參到第二十六位，善財的自利功夫飽滿了，接續來到觀自在菩薩的座前。

善財漸次遊行，循序進入，將前面具足的因，圓成至果；每一位善知識教給善財的方法各不相同，但善財用同樣的心情——隨順思惟以來參一切善知識，因而都能被善知識所教，且都能學到每一位善知識的最高程度。因此，善財以行菩薩道為因，並以此為果；亦明其因果，從因入果。



第四節 經文中的因果關係

每部經典都談及了因果關係；因此，作為一位好的參學者，不論專修哪一部經典，都當進入經文的因果觀以令進入佛陀講經說法

的精髓。觀自在菩薩於〈觀自在菩薩章〉所示現的是七向位；七向位菩薩的境地是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等，意指依因果正觀作修，產生耕耘、修持的力量，方能作回向。

1. 因果法則

因果法則（因緣果報）是真理；因果法則，是遍通一切法的，遍通一切法就是在每個人身上都一定是，沒有哪一人用不通因果法則，所以因果法則是真理。

以前我們還不知道這些道理的時候，通常容易宿命論、隨波逐流、受一切言語的波動、受凡情所主宰。佛陀依著「因果法則」而遍說一切法，我們必須諦觀因果，也就是明因識果，因而必須建立因果七法則的觀念～

（1）此因此果，彼因彼果：說明因果不二。

一件事情的發生（果）都是有其原因的，這個因到底是什麼時候種下的，也許您我都不必去探查。但是，我們可以直接運用「一切必有因」的觀念，來運行一切事。

（2）從因到果，主宰在緣：若沒有緣的助成，這個果不會呈現。

「因」要成「果」，中間必有「緣」；從這端的因要成那端的果，中間一定有一條線，這條線稱作「緣」。因要成果一定要有緣，「緣」便是使因成果的驅動力；有「此因」，就會由「此緣」主宰而成「此果」，此果而成「此報」。

(3) 果既已成，表示緣從未斷過：

如果現在呈現惡果，則表示惡緣從來沒有斷過，惡業一直在造；同時也表示，即使曾經下過惡因，而想讓它不成為惡果，就必須把惡緣斷掉，不要助成它。惡緣沒有了，惡果就不會呈現。明白此，就可理解在當下了因、了緣、了業，比什麼都重要。

(4) 驗果尋因：

果產生了，應主動反應必定有因，沒有需要指出其中一個因。

(5) 別果總報：

報是果的總合，所呈現的皆是綜合的現象，不是單一事情。由於如此，也就不必單求其中一個因素。

(6) 因緣果報，各有其因緣果報：

因會變成緣、果、報，緣會變成因、果、報，果會變成因、緣或報，報也會變成因、緣或果，這四項都各自會成彼此，這也表示遷流不息。一個果呈現出來，絕不會只因一件事而致，乃因諸多的緣使然，所以，「緣」太多太多了，不會是單一的。如果沒有總觀，就不會成形，若只從一個角度來看，就不成形，不成形就不是全體；不成全體，也就無關事情之要，自是沒辦法從根底解決問題。

(7) 三法印

諸行無常：一切事物都在因果法則下不斷地遷流變化，所以有諸行無常這樣的真理。其中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東西，諸行無常就是無不變性，這是從時間方面來說的。

諸法無我：依佛陀之法，存在的事物都是因緣和合的假相，沒有什麼可以獨立自存，這就是無獨存性，這是依空間來說的。

涅槃寂靜：諸行無常和假合幻化的現象——諸法無我，這兩個終歸涅槃寂靜；最後的歸宿都是平等無差別，因此叫作涅槃寂靜，涅槃寂靜就是最後都是平等無差別的意思，這就是無實有性。

2. 〈觀自在菩薩章〉的因果觀

(1) 去我見以入佛知見

若欲改變因緣果報，先把思想建立起來，再把名相背記下來。學佛要掌握思想，這是極為重要的；假使對思想的掌握不清晰，自然對各各行為的運作，就不會那麼確定，因為我們都是依著思想來行為的。

倘若用自己的想法做事，那麼做出來的事一定合乎自我意識，這樣的形態是煩擾、紛亂的人生。即使已經想學佛了，但因還未建立起佛陀所教以的思想，依然只會用著我的凡夫見解來看佛陀所教的一切，這是很常有的。既然是用我見在行事作為，當然所得的一定是我見行事作為的果報，不會是依教奉行後的殊勝善果。

當別人給予我佛陀的知見時，也依然不知道那是佛知見，並且又會再用我見去續發問題，這就是惑。在佛陀的教方裡，提出問題就是為了要解惑，可是如果用我見來提問題，必然會愈來愈迷惑，因為自己會依著我見，對善知識所給的答案挑三揀四，合於我見的，我就認可，不合我見的，就不認可，這樣的學佛形態，當然就不會有依教奉行的果產生。

因此，若欲改變因緣果報，首先必須聽取佛知見，接著就要時時以正見懺悔，而懺悔就為了去我見以入佛知見，這是〈觀自在菩薩章〉的因果觀。

而，作為一位佛門中好的參學者，時時都當以因緣果報來理解事事物物；因緣果報不單單只在說過不了的那一個困難障礙，任何的事相裡都佈滿了因緣果報，所以佛陀依因果法則遍說一切法。這是一位好的參學者修學的唯一主題，不旁生他想，正行因緣，正觀果報。

（2）善財參學之信解行證

一部經不出「信解行證」四門，而，「信解行證」也正是善財五十三參的學程，在明示一條成佛之道。「信解行證」即是因果關係，若無法真實地信解佛所說，也就進不了行證的階段。

¹ 舉果勸樂生信分

善財童子在過去世中，就已深種善根，信解廣大，是成佛法器。《華嚴經》言：「此童子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深種善根，信解廣大，常樂親近諸善知識；身、語、意業皆無過失；淨菩薩

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淨，猶如虛空；迴向菩提，無所障礙。」

文殊師利菩薩教導善財明因識果：「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為足。」欲令善財益發生信。在聽了文殊師利菩薩舉果勸樂，講說佛功德之後，善財便依循其教，一一參訪善知識；從覓菩薩所、詣（前行、到達）菩薩所、以至入菩薩之所。又，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中解釋，因信解而成佛智：「調解由前信，方離邪見，信解真正成極智故。」意表，「信」從知見而來。

2 修因契果生解分

善財的修因即是真信與正信，而能契果。與眾生結緣就在令其生信；而，能生正信與真信是「因」，修因契果生「解」——解對方所說之義、解自己心中所生的諸多念頭、解所見的一切六塵，從能識別而生出意解。在修心的過程裡，從舉果勸樂而生信，入修因契果而成見解；這個「解」需要透過不斷地修持而得。

3 託法進修成行分

善財的參學基礎就是將心意調御成——參究每位善知識的最高法義；因而，善財向每位善知識問：「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一直向善知識請示行菩薩道的方法。

而，善財行得如何？觀自在菩薩提出了善財的行誼：「善來調伏身心者，稽首讚我而右旋。」善財將所聽聞的法義一直收取進來，並調伏習性，以託法進修。

4 依人證入成德分

證，指信、解、行皆全面性已達，遍時遍處皆如此。而，又如何確認「德行」呢？即微細地檢視自心——哪方面已較淨化、哪部份仍有雜質。已證之「德」會先自我熏沐，此時，會感到滿身清香，是一種舒暢感和清涼意，進而能對人契機說法。此「證入成德分」之功用正從信解而來，並常用已具果證者的例子而修因契果。

觀自在菩薩告善財言：「我常居此寶山中，住大慈悲恆自在。」觀自在菩薩於寶山中，依著其果證之程度見著善財的程度（依人證入）——「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智道速得現前」。

而，觀自在菩薩所教予善財之信解行證的內容即是——菩薩因、佛陀果之修因契果。

第五節 菩薩因 佛陀果

觀自在菩薩的德養都是修證而成的，其過程和階段正是從菩薩因入佛陀果之成佛之道的因果關係。

「漸次前行，至於彼山，處處求覓此大菩薩。見其西面巖谷之中，泉流縈暎，樹林蓊鬱，香草柔軟，右旋布地；種種名華，周徧嚴飾。觀自在菩薩於清淨金剛寶葉石上，結跏趺坐。

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為宣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令其攝受一切眾生。」

善財接受了先前善知識的調御，至於彼山，為的是覓得大菩薩-觀自在菩薩，而不是在整座山中漫無目的地走；意表對觀自在早已熟悉，並不陌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朝往的。當善財見得菩薩於金剛寶葉石上，結跏趺坐，立即識出這正是他所求覓的觀自在，必定不會錯過。善財見得「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時，即能識得觀自在菩薩，並且善財明了他所要修學的正是：智慧光明大慈悲法，令能攝受一切眾生。

1. 菩薩因

「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見彼諸佛成等正覺。持彼諸佛所有名號，觀彼諸佛所證法門。知彼諸佛具足莊嚴，信彼諸佛所轉法輪。思彼諸佛智光照耀，念彼諸佛平等三昧。解彼諸佛自性清淨，修彼諸佛無分別法。契彼諸佛甚深法印，作彼諸佛不思議業。漸次前行，至於彼山，處處求覓此大菩薩。」

「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指的是善財童子去參觀自在菩薩之前，先去參了一位鞞瑟胝羅居士；這位居士總結善財所參的前二十六位善知識教予的內容：「隨順思惟，一心正念。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之後，善財來參了第二十七位善知識，即觀自在菩薩。

善財童子具超出一般人的作為，他能將每一位善知識所教導的即聞即修，所以能速疾地吸取教授者本身的境界程度，而入彼菩薩深信解藏。藏²，指猶如大地般的寬廣與安忍不動，深靜密慮。當我們能如善財深度地「信、解、行、證」時，即能快速得到菩薩（教授者）所教，隨其念力，進入其境界。

亦，由蒙善知識所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就能再「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信」意表著，善知識這樣教你，就任何時候都這樣思惟。有時候我們的信心會提不起來，原因在一開始就沒有依如來所教、依善知識所教而奉行，因為「我」很多，所以很難深信解藏；如果能夠進入菩薩的深信解藏，即能將菩薩所教的法寶滿滿拿到手。這兩句經文在說明以菩薩心意為因，轉入佛陀之果。

2. 佛陀果

（1）成佛法門之第一

「知彼諸佛具足莊嚴，信彼諸佛所轉法輪」，意指佛陀能「具足莊嚴」，乃因「轉法輪」之故。所以，大菩薩身上都戴著各式各樣的瓔珞，象徵經過了諸多因緣的修持而得法寶，這是以物相來表法；亦表，我們當如是修行——在各處所、各因緣皆能信、解、行、證而轉法輪，以至能隨佛之念力。這是成佛法門之第一。

（2）成佛法門之第二

「思彼諸佛智光照耀，念彼諸佛平等三昧」，意指「智光照耀」從「平等三昧」而來。三昧，即無漏定；定的境界是一種凝聚力，

當定的境界與無漏相應，稱作「(無漏)三昧」。佛的凝聚力乃定於對眾生的因緣果報之徹知，稱作「平等三昧」；因具「平等三昧」，故能得「智光照耀」。這是成佛法門之第二。

(3) 成佛法門之第三

「解彼諸佛自性清淨，修彼諸佛無分別法」，意指「自性清淨」從「無分別」而來。無分別在於修「慈」與「悲」；倘若自稱修持「無分別」，見激怒他人的人，依然能以慈悲相待，不受動擾，才可稱為修持「無分別」，如此能達「自性清淨」。這是成佛法門之第三。

(4) 成佛法門之第四

「契彼諸佛甚深法印，作彼諸佛不思議業」；真理即空即中，但如何運用，這是「甚深」之所在。佛能不斷地教導佛法，廣泛地運用，乃因人不思議業。不思議，指和世間不一樣，是世間想法思議不到的；佛因能出離世間的想法，故稱「不思議」，而能達甚深法印。這是成佛法門之第四。

若明了佛是自在的，平日即以信解行證去修自在；若明了佛是覺有情的，平日即以信解行證去覺有情；若明了佛是出離世間、具空性智慧的，平日即以信解行證去得(般若)智慧。於是，對於善知識所教予的佛法，也就愈來愈能即刻收下。以至持觀自在菩薩的聖號時，其所蘊藏的內涵及功德都將產生。若欲以一句佛號獲取諸佛的功德，須深信解藏。此即是成佛的法門。



結語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佛法的『正解』決非離開『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正信是正解佛法的開端，持戒是行佛法的開始。」因此，紮實地修「戒」行是淨化自己以入「信解」的必要著手處。

善財善調伏個己的身心。意指，從懂得菩薩因——發菩提心為先，而有後續信解善知識所教說，致使觀自在菩薩可完全向善財表露其境界；且善財不受凡夫見解的染著，對於善知識所說不生疑惑，全然信入；故而，善財對妄想、念頭皆能摧壞，於妙法有堅固的信心。

若善財未有求覓大菩薩的心意，即使觀自在菩薩在其面前，也識不得；也就是，善財先發菩提心，欲行菩薩道，願求自得利益和利益他人之中能恆處不變，因此就決斷下功夫，由此開始了參訪並學習善知識。善財參學的過程，從頭至尾都問善知識同一個問題——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問這個問題，表示善財下定決心要成佛。因果相連、願心相續。

天所於「菩薩因，佛陀果」之作學心得

從小所受的教育是：「找出錯誤的原因，下次才不會再犯同樣的錯。」所以罹癌初期，我也執著在「把生病的原因找出來，病才

會好」的想法，將自己的作息、心態，一一抽絲剝繭加以檢視：是不是太要求完美？是不是太壓抑自己？同事都說：「妳就是太認真才會得癌症。」難道癌症是認真做事的懲罰？這還有天理嗎？

後來聽師父談因果法則，才知自己對因果的認識太淺薄、太單一，知道「事情的發生必有因」僅是其一，但不必探查這個因到底是何時種下的（畢竟我們所知有限，僅是此生的記憶；即使找到了，也是凡夫見解中的對應，因—果所牽涉的，絕非只是單一連結），只需知道「一切必有因」。而且「因緣果報，各有其因緣果報」，累劫以來層層疊疊的因緣果報，其遷流比網際網路還複雜。以前總對三世因果不以為然，因為無法證明「我現在受的罪是不是前世造的業」；後來一想，根本不需要證明，這樣的理路才合邏輯啊！「證明」只是濃重實有觀的眾生想要眼見為憑的妄想，殊不知「諸相非相」，眼見非但不能為憑，還可能形成遮障。

因要成果，主宰在緣，如果惡果已現，表示一直在造惡業，惡緣從沒斷過；所以當下了因、了緣、了業，比一直追問「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還重要，這就是「當下即」的功夫。

學習因果法則後，生活中所見皆是因與果的連結。眼前看到的，只是目前因緣和合之下所呈現的一個相，看不到的前因後果又是什麼呢？會如此去思考，也多了一點悲愍之心，不再像以前妄加批判論斷。

日前回診，醫師談到藥物的作用：「照實驗的結果來講，這種藥對同樣的癌細胞應該都有效才對；但事實上，對原來器官的腫瘤有效的，當轉移到其他器官時，不一定能發生作用。因為每個器

官的分子大小、血管分布、代謝快慢……，各種條件都不相同。人體比實驗室複雜多了。」

我心裡想：「哇～佛真的好厲害。藥物是否有效，也講究因緣和合呢！」何況醫生只提到生理層面，還沒談到心念影響生理的部份，甚至每個細胞各自乘載的過現未……。因果法則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這就是真理的特性——無大不包，無微不入，無所不在。



編輯的話

聆聽佛語化自心 洗滌過業造新景
歡喜方便作佛事 顛倒想滅故安輕

這是師父在 2016 年梁皇法會給天所的一則祈偈，天所著實下功夫清理、淨化自己的見思二惑，也由此啟露觀自在菩薩的「大悲」二字。

慈悲偉大的觀自在菩薩教授善財如此清晰明朗的法門，天所意欲隨學，也必須清晰明朗，不造濁業。如祈願偈所云：「聆聽佛語化自心，洗滌過業造新景」；常時自我檢視——思惟是否清晰，口業是否清淨，行作佛事是否清明。從清晰明朗的身口意三業，全然向於佛陀之法，一心學入師父所教，這就是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基礎。



第二章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第一節 慈悲的層次

修「觀音法門」，不能離開「慈悲」二字；「慈悲」與我們是繫綁在一起的。雖尚未見到自己的慈悲，卻能檢討自己，這也是在修慈悲；如此，方能朝向慈悲無障礙。慈悲行者沒有障礙；在這套佛法的修學之下，心胸會愈來愈寬大，會先開展心懷納眾生，接續更去我執、去自體愛，接近恆順眾生，方能對眾生的一切、心靈之國旋復其中而重重見得。若我們不給予眾生第一層的需要，那麼，必定進不了下一層，就談不上重重了。

1. 慈悲有三個層次

- (1) **愛見慈悲**：愛見慈悲就是執著於自己所愛、所認定的；意表，對自己所愛的、認定的，才能以慈悲相待。
- (2) **法緣慈悲**：法緣慈悲是指懂得佛法，有修空的功夫，但只知道空，不知不空；也就是無法進入還「不空」的眾生，便難以契機度眾。
- (3)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無自他之分及人我之相，所以能捨己從人，不會有二相的衝突。

您所值遇的每一個因緣、所面對的每一人，會成為您的一切；就從這樣的局面當中，來鍛鍊出自己完整的慈悲，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緣皆不相同。我對這個人慈悲得了，但對另一個人不想慈悲，就把第二個人挑掉、跳過，這樣並不能使慈悲圓滿，更精確地說，若有這種行為，其實並沒有慈悲。於每個人皆帶具著我可以對他修慈悲的緣，若沒有修成，這樣就不能圓滿。慈悲是這樣鍛鍊的——從每一人、事、物中去鍛鍊，才可以完完整整地發起慈悲的全貌。

2. 大悲

「悲」就是拔苦，也是予樂；有時會因緣起諸法而將拔苦、予樂分開講，其實拔苦的同時就是予樂。當我們具正法內修的程度去為他人拔苦，令其得安樂，如此便是慈悲心的展現。

「大」指無量、無盡；即面對我個人所值遇的一切，都不揀擇，都施予慈悲；當慈悲的運用能遍及全面性時，便就圓具了「大」之意涵。

「大悲」之意即令諸眾生得安樂；得何種安樂？願諸眾生除一切病得安樂，願諸眾生能長壽而得安樂，願諸眾生能富饒而得安樂，願諸眾生能除一切惡業重罪而得安樂，願諸眾生能離障難而得安樂，願諸眾生能增長善法諸功德而得安樂，願為諸眾生成就一切善根而得安樂，願諸眾生遠離一切怖畏而得安樂，願諸眾生速能滿足一切希求而得安樂。這就是大悲的心意。大悲之心是為眾生而作，是為令眾生得安樂而發起的。

「堅固猶若金剛」，意指定於大悲的境界而不退轉，亦即為眾生拔苦的無量慈悲心。堅固，指堅定不移；猶若，好像、好比；金剛，即金剛鑽，其硬度及價值是物質中最高的，代表堅固及珍貴。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意即：為眾生拔苦的無量慈悲心堅定不移，好比金剛般堅固且珍貴。

第二節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爾時觀自在菩薩，遙見善財，告言：善哉！善來童子！汝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大悲深重，救護一切。住不思議最勝之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超過世間，無有等比。普賢妙行，相續現前。大願深心，圓滿清淨。勤求佛法，悉能領受。積集善根，恆無厭足。順善知識，不違其教。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其心成熟得佛威力，已獲廣大三昧光明。專意希求甚深妙法，常見諸佛生大歡喜。智慧清淨猶如虛空，既自明了復為他說。安住如來智慧光明，受持修行一切佛法。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智道速得現前。普觀眾生心無懈怠，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觀自在菩薩讚善財頗具善根，其善根為「發大乘意，普攝眾生」。普，表沒有侷限；表示其發大乘意為因，必能普攝眾生為果。

「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屬於上求佛道之上求，為自利（自得利益）；「大悲深重，救護一切」，屬於下化眾生之下化，為利他。此處之自利，乃指「一切智」，能出離世間染著以達空境之智慧，即空慧；另有「道種智」，是為菩薩的智慧，指菩薩具多種度眾的方法；而「一切種智」即是佛的智慧。

觀自在菩薩向善財說：「你累積善根，從來都不會起厭念，也不會以少為足。」因為善財發了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所以很容易地順從善知識，不違善知識之教。一個專求佛法者不會分心去在意其他於修行無關緊要的事，此即正直心。因此善財對於佛法是——立刻聽，立刻吸收，立刻運用，立刻證入。就如經文所表述的：

「住不思議最勝之行」之「不思議」——出離眾生所想、超乎眾生所念，意指自得利益之體；「普能拯拔生死輪迴」，意指利他之體。「超過世間，無有等比」，意指自得利益之相；「普賢妙行，相續現前」，意指利他之相。

而，自得利益的用有四個：

1. 「大願深心，圓滿清淨」，
2. 「勤求佛法，悉能領受」，
3. 「積集善根，恆無厭足」，
4. 「順善知識，不違其教」。

當自利已達佛功德的程度時，便能：

「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即智慧如文殊師利菩薩一般之無窮無盡；「其心成熟得佛威力」，穩重如泰山，無所畏懼，可震懾眾生；可得「廣大三昧光明」，攝化所有禪定。

而，三昧的用有三個：

- (1)「專意希求甚深妙法」，
- (2)「常見諸佛生大歡喜」，
- (3)「智慧清淨猶如虛空」。

「既自明了」，至此，自利已完成；接續便「復為他說」利他——令人可「安住如來智慧光明，受持修行一切佛法」。由此，可生力量：「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智道速得現前」，修任何法門皆能成就；「普觀眾生心無懈倦」，得慈忍看待眾生，無懈倦；最終可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統攝自利與利人。

☞ 慈忍與強忍

菩薩的慈忍不是強忍，非避開、非把事情壓下來，也非刻意地善解。刻意善解，指面對任何事都以善來轉移——與事實不符，只能達到一時的平靜。

又，如果學了法，就自視為高，認為自己學得很不錯，這非慈忍。慈忍不是用居高的心態來引度，慈忍是等心折服；把別人看低了，就不是等心折服，如此，即使為對方做了很多事，他都感受不到。六道眾生就是對自己所處的世界、生活情境著有，即使有苦，也樂在其中。我們要與對方同體，也就是從心靈懇切地去接受；當

心中可納受，對方才能在我們的納受中找到立足的餘地。即便我們在高處待過，也要能低下待人，如菩薩的倒駕慈航。

又復，有些人的生活情境還算順境，覺察不到苦。若向一個順境的人說苦，很難契機，我們就對他說快樂的事，令那人提昇。例如，告訴對方——在順境中多做點布施，會得善報；持戒可以增長現有的福報；修心養性會讓善的環境更加美好……。如此，普觀眾生的緣起，心無懈怠，最終可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 求法之樂

善財求覓觀自在，並已遙望到觀自在；雖尚未面見，但因已確定是觀自在，故歡喜踊躍，於善知識，愛樂尊重；此「樂」，指意欲求法之樂，具主動想要進入的學習之心。故，我們教導別人時，需先啟發其主動學習的心，方能再往入下一步。

善財主動生起的是求法之樂，非是染情（二者之間的黏膩狀態），此樂會令參學者對善知識生起尊重之心，學習清淨法。目視不瞬，意指善財欲向觀自在求法之心從未捨離。

帶著契機契理去度眾，對方需要什麼方式、樣貌才可度化，我就如是作為。例如，那人需要多招呼，我就多招呼；那人傾向淡淡的，我就淡淡的；有些人只要我聽他說話，我就修傾聽，修自己的心。這種大心量及思惟的廣度從契機契理的無作（不作意）而來，為的是先慈忍地與眾生同體，啟發其學習的心，再一步一步地引度。

希望佛陀之法皆能運用到個人的心靈中。印光大師：「末法時代億萬人修行，罕（有）一人得道。」還說：「若值遇明師、於正法道場學習，就如同值佛出世的正法時期。」我們有這麼好的學佛因緣，真是大福報！當扣緊佛陀之法，取拿來運心、修心，達到心的解脫，不單只是得到心靈暫時的舒暢感或平靜感，更要注意別落於文字的修學而已。我們須常常於事境中檢視——佛法是否能提供自己達到心的解脫，並透過各種途徑將「佛法之心解脫」弘揚於遍處，以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第三節 觀自在菩薩如何化導三世間

1. 化導有情世間的習氣

「善男子，我修習此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①令離諸怖，……^②復作是願，願諸眾生，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恐怖，滅除障難，正念現前。^③善男子！我以如是種種方便，令諸眾生離諸怖畏，住於正念。復教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至不退轉。」

有情眾生因內在的習氣，易生煩惱或招致外在的災難，如遭牢獄所禁繫、無形桎梏所束縛，利劍毒箭、弓矢鋒刃害其身、處在深林險難處，或有怨家懷忿毒，內外親人、朋友產生了間隙矛盾，或遭遇鬼魅附體、毒龍惡鬼侵擾等，只要至誠稱念觀音聖號，必能脫離險難。

牢獄，指現實中的牢房，也是一個人心靈的監獄。當被某種生活形態、習氣模式禁錮時，何嘗不是牢獄？又，有些人有酗酒的習慣，或有煙癮、賭癮、怪癖、抑鬱、強迫之習氣，此皆猶如無形的桎梏；利劍毒箭、弓矢鋒刃之類的傷害，外指傷人之兵器，內為侵損慧命之煩惱。當過得很痛苦的時候，煩惱何嘗不是弓矢鋒刃？在這個時代，心靈禁錮、煩惱重重可謂非常普遍，身心狂亂亦無所知，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深林險難，怨家忿毒，皆有其深義，可指內在的心魔、三毒。

再則，「內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隙不來侵；若能至誠稱我名，一切所願皆圓滿。」意表一一修觀音法門，能促進家庭天倫之樂、家道興盛，也更容易合群。

觀自在菩薩可加持有情眾生斷除內外的不自在，調伏種種情緒及習氣模式。而，觀自在菩薩莊嚴有情世間的方法，主要是四攝方便法的應用及^①令離怖、^②顯離因、^③令究竟，以成熟度化眾生，最終令趨向無上菩提，如經文所云。

2. 清淨器世間的六根

「天龍及以修羅眾，緊那羅王羅刹等，如是眷屬恆圍繞，我為演說大悲門。」

菩薩教化眾生，運用四攝法（布施、同事、愛語、利行）；而，菩薩對於天龍八部、異類鬼畜亦隨其類而示現，即同事攝。菩薩道以四攝法將眾生迎入，續為他們演說大悲門，令得解脫。器世間的鬼神，有的一聽正法就轉化了，夜叉變成藥叉，成為護法神將；

例如智者大師邂逅護法關羽，並對其教化的事蹟——關羽向智者大師說：「師父，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滌慮發虔誠，以圖將來的出世間果，希望向師父您求受戒法，永為菩提之本。」

又如《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中，觀自在菩薩與藥叉、羅剎對話後，從其「黑暗」住處出來。我們可由此領會——觀自在菩薩去了沒人想進入的黑暗處，住在其內的是藥叉和羅剎。藥叉和羅剎見到觀自在菩薩猶如故友，並特別尊重這位聖人，向其打招呼：「您許久未來我們這兒（黑暗處）了」，接續恭請觀自在菩薩入寶飾莊嚴的座位，自己居於下位，跪拜頂禮，問：「您將往何方？」觀自在菩薩回：「我正要到各處去化導眾生。」藥叉、羅剎一聽，爭相前來恭送，隨侍許久，彷彿捨不得聖者的離去。

而，有情世間如何善用器世間？器世間代表的就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善知、善用物質性，且能不執著：這是心王與心所的關係。心王是主，心所是從；本來是心王掌握心所，應該由心王來主宰一切，現在變成由環境物質這個心所來主宰心王，顛倒其相。為何？因為，六根對物質及環境執著，所以，需攝六根妄，否則，若因「分別」、「好惡」而有偏執時，器世間就成塵埃的「塵」。善用器世間為修行的實境：處於事境中，不被事境所擾、所轉；攝受六根，就能善用器世間，器世間便成為我們修行的實境。

觀自在菩薩所教授的大悲門猶如金剛一般的堅固，可表示心的堅固；修心的堅固，才不易被外境所轉。

3. 化導正覺世間

(1) 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

善財是個學生，觀自在菩薩是位老師，以此作為範例，以顯觀自在菩薩化導正覺世間的修行人。而，善財是一位善根深厚的行者，並相續求得進展；其欲學菩薩行——「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大悲深重，救護一切。」因此，觀自在菩薩在其基礎上，契機地以大悲普門為之莊嚴——「摩汝深信善財頂，為汝演說菩提法。佛子應知我所得，一相一味解脫門。」

一相一味解脫門，乃指實相一味之法。雖佛之說法隨眾生根機之差異而有二乘、三乘與五乘之分，然實質上為同一相、同一味，故稱一相一味。

① 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的方式，乃先予以讚歎：「大願深心，圓滿清淨。勤求佛法，悉能領受，積集善根，恆無厭足。順善知識，不違其教。」

善財值得被讚歎之處和觀自在菩薩正要教他的內容是有關的；隨即，觀自在便提出自己的修行法界：「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

② 廣顯大悲行門的業用：觀自在菩薩告訴善財，恆住於大悲行門會如何呢？「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先告訴善財，這個行門有什麼用；先略說，再廣說。

先談大悲行門的業用，令受教者先看到果相：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即應眾生之所求，而現其相貌，給予利益。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學習如何基於師生的關係以來教導對方的方法；也就是——先讚歎，後教授；在教授之間，先談自己的法界（程度），再說明學習成果。而這個大悲法門指引一個明確的處所（目的地）：用到極處就能隨所應化而為利益，給予契機的利益，供予所用。

③ 接著講說大悲行門的作法，即怎麼修大悲行門。以四攝法為業用，乃大悲行門的前行，是入門，但，不能只停於此。

接續，「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眾生，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或以音聲善巧言辭，或以威儀勝妙方便，或為說法，或現神變，令其開悟而得成熟。或為化現種種色相，種種族姓，種種生處，同類之形，與其共居而成熟之。」

一邊修學，一邊利益他人；我們會在眾生身上見到反應，去得知還要調整什麼，就是攝取的意思。然，這一切都須先透過學習莊嚴的思想而達成。一開始就用修學得來的清淨法現出微妙的、不思議的、善巧言辭的，運用其中，再做進一步的調整、調度；如此，「現神變」時，就較確定此人可因所現的神變而得開悟。

因此，修學平等教化、攝受調伏的內容，可知觀自在菩薩慈威並攝的一種面貌，方得莊嚴利益眾生。

（2）觀自在菩薩教導無量菩薩

「觀自在菩薩於清淨金剛寶葉石上，結跏趺坐。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為宣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令其攝受一切眾生。」

雖然已經修到菩薩的階位，但若論及教學未必清明；即，自己的功夫可以到此階位、程度，但不一定會教學，而，觀自在菩薩正在教授諸菩薩們攝受眾生的方法。

〈觀自在菩薩章〉中，善財參訪善知識之行猶如一個學生來向老師學習；觀自在菩薩—這位老師點出小乘和大乘的差異，同時也說明菩薩行的珍貴處。小乘者能由空慧而自得利益，但對於如塵似沙的眾生，實為多類、林林總總無法理解；而，菩薩在修學度眾的過程，會一試再試，無有疲厭，因為行菩薩道就是要化導眾生。再者，觀自在菩薩身上的瓔珞，正意謂著：化導眾生的各類方法得以隨所應化。此段經文表述，觀自在菩薩正在教導無量菩薩，引領眾生行菩薩道的妙方。

觀自在菩薩以「妙」莊嚴三世間；以善財為「妙」例，從智慧大海生起菩提願，而有向善識參學的堅固心意。教育三世間弟子，若能專意希求甚深妙法，必可常見諸佛之妙法深意，再從這樣的經驗中更生般若，泛如虛空，無所不包，何有不納。到此程度，「既自明了，復為他說」，安住如來智慧光明之中，別無他意，不生旁妄。至此，便是「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皆無需爭取，不必造作，智道速得現前。

結語

總之，觀自在菩薩教化三世間，每以本位因緣開啓與會眾等的佛教觀，令其注入自然智發展，朝向正覺世間主修練。正覺世間主乃最高之領導者，能懂眾生的根性，善用契機契理之方令人們各就各位，產生發出各自的本能；同時，教化後隨即放下，與眾生未有牽纏的因緣，惟有清淨、自在的法緣，以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之大自在。

天所於「大悲堅固猶若金剛」之作學心得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是觀自在菩薩的境界，正在修學的我們又當如何朝往？

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簡名。菩提是「覺」——上求佛道以自利；薩埵是「有情」——下化眾生而利他。所以，如何趨向「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境界，可由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兩方面來思考。

善財五十三參的參學行程，始於文殊師利菩薩的指引。文殊師利菩薩初見善財，就知善財善根深厚。何謂善根？意指「生善的根本」，也是成佛的正因；釋迦佛讓諸比丘托鉢化緣，就是為了令沒有修行的眾生，也能有供養僧人、聽經聞法、恭敬三寶……種種培育善根的機會，為眾人種下將來得度的因緣。有了根，還須

細心呵護、勤加培育，讓善根得以成長茁壯，這都要靠自己下功夫。「見佛不見佛，由乘有緩急」，根機深厚了，福德因緣自然具足；如同植物的根系越發達，越能從泥土中吸收需要的養分，根也就紮得越深，而能屹立不搖。所以想「堅固如金剛」，首要條件是長養白法、積集善根。

人的本性是善好的，雖然清淨本我被累世的習氣遮障了，但依然存在著，因此聽聞真理會感到相應，歡喜心油然而生。此即三十七道品第三科——四神足的「欲如意足」，因為想要修行的自性得到滿足而感覺如意、欣喜。若善於捕捉自己的心緒，即可由欲如意足再上一階——進如意足，精進，如飢若渴，積極尋找聞法的機會，如善財一般產生求法之樂。

但隨著不斷進展，初時的法喜已然無法再支撐多生染重的習性，開始產生疑惑和自我內在的撞擊（習氣與真理的衝突）；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換期——從聽聞轉入實踐，真切將法行入生活，真實如法修行。此時就得見懺悔的功德力了，若能起懺悔心，坦承自己過往的錯誤，願意改往修來，轉換就會較順利；反之若起了拗性，知而不能行，苦的就是自己。過了這一關，已經體證到法的妙用——佛陀之法真的能達到心解脫；雖然只是初體驗，但非常珍貴，因為是自己親自驗證的，確定佛法可用，所以能產生極大的信心。

到這裡，算是站穩了「堅固如金剛」的第一步。之後就會在生活的片片面面、大小事件中，經常看得懂道理而不禁讚歎：「師父真的好厲害」、「佛真的好厲害」，修行的腳步也就越來越穩固了。

自我淨化的同時，其實也一併利益他人了，因為不再像以前輕易惱亂周遭的一切。但菩薩要主動發心，因為自己走過，所以能看懂別人的苦（苦的相貌）與集（苦的因由）；因為明了佛法的好，所以會主動分享經歷，希望別人也能從法中取拿治病的良藥，離苦得樂。

並不是自己完全解脫，才能談到利益他人；「自己學」和「教別人」雖是不同的層面，但二者有交集，因為「教」必須建立在「學」的基礎上，而且可以互相增益。菩薩攝化眾生的同時，就是在學習一項法器的使用；眾生的反應給出了回饋，從而得知自己還要學習、調整的部份，正所謂教學相長。學與教、自利與利他，彼此是旋復而上的。而這一切都建立在發菩提心的基礎上，因此善財見到每一位善知識，都先主動表白自己的發心：「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想為眾生拔苦，所以自己必須先學習如何離苦，才能端出實作的經驗奉送給人。過程中必定得進入緣起——自己的緣起、眾生的緣起，也就是「入世」。遠離人群、摒除一切外緣，當然可以清修，但不切實際，尚未得到真正的清淨，更非成佛之道。師父常說：「從現在的定點起修，不必挪位」；器世間的一切皆是因緣和合而成，色身亦然，但這就是眾生賴以生活的肉體與環境。我們要了解物質生住異滅的必然性，並善用此特性「藉假修真」——藉由假合的物質體，修真如本性；以入世間為助道之器，修出世間之法。如此修心，才稱得上真清淨、真修行，因為不受塵風擾動，不被外境所轉，真正能達到「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第三章

大悲速疾行解脫門

第一節 大悲何以速疾解脫

佛所說之法以大慈悲為首要；「大悲」統攝了自利與利他，是自己成就圓滿解脫最快速的方法；「大悲門」是觀自在菩薩的法門，此「大悲門」會讓人速疾地成就，故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而，速疾地成就什麼呢？即——解脫見思二惑的框限。

觀自在菩薩教予善財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意表見思二惑的清理和淨化已令自得利益到達一個程度，接續轉向利益眾生。由此可知，我們能利益眾生的，即是自己見思二惑的清理、淨化之實際經驗；也就是，倘若我們欲利益眾生，必須先清理、淨化自己的見思二惑，然後才能把這套經驗教予眾生，方可稱作利益他人。因此，發了菩提心，就必須先清理、淨化自己的見思二惑，並且要著實努力地下功夫，此即〈觀自在菩薩章〉所教「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基礎，也由此才啟露得了「大悲」二字，並可快速成就解脫。

已知聽經聞法得以給我們諸多的收穫，但當想為別人著想時又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該怎麼做及該怎麼學？〈入法界品〉不斷地提起，善財童子之所以向五十三位善知識參學，乃因欲行菩薩道；

他發了菩提心，想要助眾生同來做這件事，因而參學。也因已先具「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因此每位善知識對他的教育，皆能即刻進入。而，從經文的闡述，得知大悲心的重要，也見著因果關係。師父：「因果關係常是我們取拿來勘驗心與行二者是否符合的依據；如果處處結緣，卻正觀不足，可能會招致煩惱。」再者，長養大悲須先發菩提心，而發菩提心的前行在於清理自己的見思二惑；見思二惑即是苦集滅道的集——苦的原因，也是人們的根本煩惱。

苦的原因就稱為集，即六根本煩惱，就是見解裡的迷惑——見惑，以及思想上的迷惑——思惑。見惑以我見統攝，思惑有五項（貪瞋癡慢疑），我見加上思惑五項總共六項，故稱六根本煩惱。

通常，觸境時，首先生起的是思惑，就是我們對一件事的起心動念，當起心動念一回一回地累積後，慢慢會形成根深蒂固的見解之迷惑，稱為見惑。見惑的見解不只是自己的起心動念而已，還含著其他的影響，例如，原本貪性不重，但身邊人一直影響著，加上自己不穩固，就容易受到左右；又如，原本不容易起瞋恚，但受到身旁人的加油添醋，也可能逐漸轉到瞋的不正見去了。當見惑形成，對於事件的表現，就較易延續同樣的見解，不正見就一直是不正見；倘若，自己的正見穩固，便較不易受到別人太大的影響。

思惑包括起心動念中的貪、瞋、癡、慢、疑，都屬於心靈的覺察，較不易起修，也較不會表現出來。呈現於外的大多是人們的見解，所以，容易看到一個人的見解，但不易看到一個人的思惑。思惑

是心靈的覺察活動，若自我覺察力不強，就須由見解來導引，例如，先學習正見，正見便會逐漸影響起心和動念。

「惑」的另一端即「覺」，所以，我們須從惑的這一端來解決問題；解決了即解脫，也就達到了覺。一次一次、一回一回、一件一件、一事一事地累積，便能逐漸成為全面的功夫。故，要能解脫，必須深切地了解自己「迷惑」的內容與因由。由此可見，菩薩行者心思為何能細膩、靈巧，辦得了利益眾生的大悲之事，乃因能覺察自己的見思二惑，直指人心。

第二節 空假圓融之大悲行

從〈觀自在菩薩章〉的經文中很容易看到因與果的關係；可從「隨順思惟」來理解經文中菩薩因、佛陀果之因果關係；或從如來本體看因果關係。因為善財參學初始，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以成佛之無上正等正覺之心為其參學之體；亦可以空假中三觀看經文中的因果關係，也就是帶具空假圓融之大悲行以圓滿菩薩道，達至圓覺之果，即佛，即中——其內已含空與假之因。

「爾時善財童子，詣菩薩所，禮菩薩足，繞無數匝，合掌而住，白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

為我說。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放閻浮檀金妙色光明，起無量色寶焰網雲，及龍自在妙莊嚴雲，以照善財。」

1. 現相說法

善財童子第二十七參已經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並先向觀自在菩薩頂禮。而，為何觀自在菩薩向善財介紹「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呢？正因為善財對大悲心已有概念，而且已具「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故而觀自在菩薩對其介紹大悲心，也肯定他再跨一步就進入了。善財又問：「我不知道怎麼學菩薩行、怎麼修菩薩道？」善財提問後，觀自在菩薩未先說法，而是先顯現相貌。

「相」，為佛的三身之一，稱作「報身」；佛之三身為法身、報身、化身。這段經文說明了觀自在菩薩示現報身，讓善財先有所感覺，達到第一層關係的建立。

觀自在菩薩首先現的是**閻浮檀金妙色光明**。閻浮這兩個字表示我們所居住之地，稱之為閻浮提；亦，觀自在菩薩放出的光明是閻浮檀金妙色光明，與我們是息息相關，非稀有難見的；意表——是處在閻浮提的我們都懂得的殊勝光明。所以，我們也必須練習講說眾生懂得的佛法。

接著，觀自在菩薩又**起無量色寶焰網雲**；「無量」是善財所經歷的，是善財可以明白的。而，無量色意指沒有侷限，也表一切緣起諸法的眾生仍在寶焰網雲中；焰表其光亮熾盛；網意指交錯縱橫，不只一條線，也不只一方，是上下左右、東西南北十方；這種交叉縱橫的現象會成為網，網的現象又會成網雲，表示因緣的

影響力量會像網一樣，稱作「網絡」；而，這種交錯縱橫的廣度和深度是遍一切處的。

又現了善財可以懂得的**龍自在妙莊嚴雲**。觀自在菩薩所現之相，善財雖可明了，但非指已到如是程度。自在妙莊嚴雲的「自在」是主宰的意思，具強大的掌握力。觀自在菩薩知道善財欲學菩薩道，就運用深度和廣度的無量網雲所產生的「龍自在妙莊嚴雲」，令一切行誼皆回到自在。

觀自在菩薩為何要現「相」予善財？因含空、假、中之內涵，以呼應善財所提之問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也就是，善財已知——成佛之道須學菩薩行，故向觀自在菩薩問——如何修學菩薩道。學生先報告自己的程度，再向老師說明想要進一步學習的部份。

「閻浮檀金妙色光明」表示**空**；「無量色寶焰網雲」表示**假**；「龍自在妙莊嚴雲」表示**中**；也就是空假中三觀。觀自在菩薩還未開口講說，就先以「相」表意空假中三觀。

而，善財究竟能不能懂觀自在菩薩現出來的相？善財未及觀自在菩薩的境界，當然無法懂得其真實義；不過，以善財的程度，當懂得相上的空假中；因此，觀自在菩薩現相以點出空假中之法，適切地度化善財。

2. 空與真如

〈觀自在菩薩章〉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四法界由一真而出，於四法界之中，須有空的智慧，才不致對法界中的任何一

種現象生起情執，產生自性妄執的煩惱；否則，原本執著的對象消失了，還會再執著別的，這就是眾生情有的本質。

空性智慧是能領解一緣起乃依著各種因緣而起的緣合，萬事萬物都是因緣的假合而有生住異滅，有生的緣、有住的緣、有異的緣、有滅的緣；此空性之理於華嚴思想中意指不變的體性，亦為真如本心。而，四法界終將歸為事事緣起的重重無盡，一包括多，多源自於一；如此，將真理（真）無礙地運用於眾生的緣起諸法（如一十如），展現出來的即真如的一真法界，即本覺靈源，即佛性。

意指於諸境界無所分別：諸境界皆被空所攝入，因而無所分別；所以，雖然運用於各類因緣，但不可忘卻其源頭——佛以一音演說法，所要帶進的是「實相真理」此一不變的本體。

善財每參一處，即入那處，一參一入，終至成就佛道。如《中觀今論》云：「有共同的類性是一，不同的性質是異。而此一中有異，異中有一，是可以種種觀待而施設的。」觀緣起諸法而對待；如果真看得懂各類人的性格，就能一下子將其納入一心中，因為沒有什麼好與壞、一（同）與異，這是對待而說的，智愚強弱也都是對待而說的。

真理是一個存在的道理，是一個法界的本質，要是內心不能調順、體證這個道理，就會很辛苦，就像與身邊人相處一樣，決定不妥協，但不妥協又能如何，不妥協的結果就是會很「苦」。

所以說：「一切皆歸於如」；師父：「一切皆歸於如的『如』，即為二相歸於統一、歸於寂滅之意。」



第三節 自他解行與平等教化

觀自在菩薩現空假中之相後，即對善財說法。

「即舒右手，摩善財頂。告善財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

右手表示順著、正確的意思，摩善財頂表示將最高的法門授予善財。觀自在告訴善財：「善男子，你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指能依平等觀、精進修入莊嚴處的行者，並非表示男子或女人。

觀自在菩薩先對善財說：「善男子，你已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接著又對善財說：「我已經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這二句話放在一起，一個是因，一個是果。就因為善財已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所以現在觀自在菩薩來教他這個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反過來說，要想成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就必須發無上正等正覺的心；亦，發起向佛這邊走的堅定心意，也就是覺性。

1. 修入大悲的解與行

灌頂於某人，表示此人正要承接法（尚未證法），而接法者本身須先有修為。善財問：「云何學菩薩行？」觀自在菩薩先為其灌頂，令其接法，這是「解門」。承接了法，便得以在情境中實際琢磨；所以善財再問：「云何修菩薩道？」這是「行門」。善財先問解門，再問行門，爾後至緣起諸法中運用，乃解行並用，自我修

練。若不先入解門，便直接於事境中行事，則易生顛倒妄想。菩薩行是「解」，菩薩道是「行」，解行缺一不可。

諸經中經常提及的「灌頂大法王子」，即指決心全然向佛學的那一位。如果以一般學習者的心態向學，只能學到一般學生的程度；若以灌頂大法王子的心意來學習、自居，那就要明白灌頂大法王子須做些什麼事。灌頂大法王子——把佛所有的一切，道道地地、原原本本地傳於他人；由此端視自己，是否能發出同樣的心意。如果修學佛法的人能以灌頂大法王子自居，佛法必定可弘傳，正法必定可廣佈。

倘若我們的眼光皆放於因與果中作觀察，我們見到的都會是因與果的關係。如此，在「解」時，一定會觸發「行」；於「行」時，也會有「解」的道理所在。若沒有道理的支持，就行不了究竟義；若只有解沒有行，就只是談談、說說，紙上談兵，只能在原貌中談因與果；若只有解或只有行，總會在解與行中缺了個角，缺了一項。因此，必須解行並重——解與行，都得在當下同時完成。

2. 平等教化 攝受調伏

當我們具內修的解，意欲教化眾生時，就須平等教化，攝受調伏，且不作意，方能圓滿空假二觀的大悲行門。

「善男子！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善男子！我恆住此大悲行門，常在一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

攝受門好比慈悲門，調伏門好比威德門；慈悲和威德門就是慈威二門。當我們欲攝化對方，需學習佛菩薩給人的感覺，感覺不是用言語解釋的，是二者之間直接的關係。而，「感覺」可透過平時身、口、意的修為來呈現於事境中，先引大家進入氣氛，即「相」。通常威德門是用在難調伏的眾生；且，攝受和調伏須相續不斷地施行。

師父：對於較能自我察覺者，用慈悲門就夠了；對於較無法察覺者，期望其主動去做，是不太可能的，通常都要用威伏門，觸發對方先懂得去做，並從其最怕的地方著手，才會令對方注意，否則就會輕忽，不會重視，也就不會去做。但，這與世間的以惡治惡是不同的；威伏令其害怕只在外相，實則內懷慈心。再則，有些修行者雖有慈心而施予威德，但因修養不足，對方的惡習仍會再抬頭。唯含著佛理的解去行威德，解行並重的修養方得以發揮慈威二門之用。

觀自在菩薩的心恆持於大悲行門之中，從未退卻過；其心意、能力都在如來之所，具如來的功德。觀自在菩薩如是修學，而成就了度眾的普遍性。

「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這是大悲行門裡的兩句話。佛經教導我們的是「自利與利他」；若欲對眾生相續地攝受調伏，就得對自己不斷地攝受調伏，如此才有局面談「平等教化。」

平等，意指眾生各自都在承受自己的因與果；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的意思是說，我們需知道每一個眾生的因與果皆相連。觀自

在菩薩說，大悲行門能教化一切眾生，是依以平等教化的作為——這個眾生對大悲心的認識到哪裡，就要教他到那個程度；而，教導的意思是促發對方向前跨出一步，不能只在他原有的程度打轉。

就如善財的程度是已發正等正覺的心（因），因此觀自在菩薩就教他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果）。從善財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開始說起，此即「平等教化」。

而，若欲教導別人，需先修練自己。師父說：解脫，就是拆框；拆框的方法就是先以平等教化、攝受調伏，教化自己這個眾生，也就是先自行，才能化他。同時，用平等觀來拆自己的框，拆掉認定的包袱；先如此自我調教，方能教化別人。

3. 理無分限 事有千差

《華嚴綸貫》：「理無分限。事有千差。」

理無分限意指平等之理性、本體；宇宙之一切萬物，本體之理皆平等無有差別，是為理法界。

古詩云：春色無高下，華枝有短長。（取自宋代《圓悟克勤禪師語錄》卷九）春色意表「理」，花枝意表「色」；春天的景色本來沒有高下，但在人的眼裡，花朵卻有著長短之別；其實長也好，短也罷，都是大自然的呈現，然，人因有二相分別而生起好惡。

只如經中說：「有一智人（諸佛菩薩）破一微塵（凡夫一身之上有我法二執）出大經卷（理法界）。」諸佛菩薩破了凡夫的我執、

法執，對於佛所講的一切經典通明了；也就是諸佛所說的不外一個理，這個理變現出無量的事相。為何如此？因已破我執與法執。

對於繁雜的一切事而言，「法」指一切諸法，即是世間萬物；事指世間萬物，也就是世間萬事。「界」者，意為「分界」；萬物因各有體性，且體性不同，而致分界不同。萬物各有其體性，如果這項物品沒有其體性，就不會固定，會隨時變化；無恆久的體性，便非固定不變的真理。因此，體性意指一項物品的主體，主體有了其本質、性質，就形成了分界；又因體性不同，而世間萬物有其分界，故名「諸法的界限」。世間萬物有這麼多的區間、分隔，就是這個因素。體性不同指的就是現象界，一旦世間萬物的現象形成了，就要來談「事法界」了。

事法界的定義，即是：一切眾生皆具有色法與心法，並且各有分齊。一切有生有滅、有差別的事物現象，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全統攝於事法界之中。因色法與心法不同，而有所差別，也就呈現出諸法的界限，此即「事法界」。

〈觀自在菩薩章〉經文表述，觀自在菩薩於度眾的大悲行門之中，未有形貌的執取，要義在於不同的相貌中確有實相道理的存在，因而能平等無所著，顯露真空絕相。

觀自在菩薩的大悲行門是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無非當進入各個眾生的緣起諸法，因此度化的差別相是有其必要性的，故有權巧教化之需，必當因材施教，不會只是一種樣子、一個方式的教法。若懂得此理，當能進入一一眾生各別之多劫多生的過往——即使形貌看似相同（例如雙胞胎），也有不同累世的造作，因此，一一差別，各有分齊。

七向位菩薩的程度是「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等，意指依因果正觀之理，具一分耕耘（修持的力量），方得作一分的迴向，而，所作的迴向，乃隨順一切眾生——隨其因緣，順入其境。也就是，入眾生的緣起諸法，而能事事無礙。蓋「理無分限，事有千差」，因而能平等教化，攝受調伏。

第四節 教相—慈攝威伏

觀自在菩薩教了善財「攝受調伏」的方法，接續談談「攝受」與「調伏」的教相。

攝受——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攝法，是較柔和的方式，故稱「慈悲攝受」；而，調伏是現嚴肅的相貌，故稱「威德調伏」。兩種方式並稱「慈攝威伏」，以四種相顯現：^①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眾生，^②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這兩種是慈悲攝受之相；^③或以音聲善巧言辭，^④或以威儀勝妙方便——這兩種是威德調伏之相。

「四攝門」是讓人們可以有所感受的部份，是接引門。觀自在菩薩能與眾生廣結善緣，就是用著四攝法令眾生歡喜收受，以建立第一層的關係，然後再帶領眾生進入後續的深度學習。這是修學佛法的人不能不知的。

觀自在菩薩可尋聲救苦，就因其有這麼一個攝受門～先用¹布施予以攝受，送一個好的東西（好的言語、好的臉色、好的心情、好的氣氛）給人歡喜，結一個善緣；或者先用²愛語予以攝受，也就是用著言語去表示給人歡喜。這都是為了攝受、利益對方。但要令其能被攝受，所談的就一定是對方能懂的部份，如果對方不能懂，就不能攝受；為了攝受，有時也必須和對方做相同的事，這就是四攝法之³同事；但前提一樣是必須讓對方懂得，以來行四攝法⁴利行之事。

四攝法（布施、愛語、同事、利行）表示給人歡喜，以建立起二人彼此之關係，但得要對方懂得你的心意。如果你用的方法，一開始對方就不懂，那就建立不起彼此之關係，但這只是指一開始的時候；如果二人原本就是師生的關係，並不是剛認識，那就不需再用攝受門，有時可能需要用威德折伏門。

先用攝受法來接迎大家，說著人們懂得的好話、做著人們懂得的好事、存著人們懂得的好心意，以來建立彼此友好的關係，這是展開尋聲救苦的第一門。如果這一門沒打開，眾生進不了第一門，也就到不了第二門。

「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眾生，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將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以影現交錯，錯落有致的方式表現出來。

「或以音聲善巧言辭，或以威儀勝妙方便，或為說法，或現神變」；透過音聲善巧言辭表現於口業與身業中，也透過威儀勝妙方便表現於口業與身業中，是為了令其開悟而得成熟。「或為化現種種

色相，種種族姓，種種生處，同類之形，與其共居而成熟之」，表慈攝與威德教相綜合交錯使用，以達平等教化、攝受調伏，相續不斷，促發受度者主動學習之心。

結語

「四攝化導」的行誼——布施、愛語、同事、利行，體現出「三業攝眾」——用身口意三業言談舉止，——入清淨以攝化眾人，最後歸結到「萬行大用」。

這是〈觀自在菩薩章〉裡，觀自在菩薩要教善財的作法。每一項學問，或各種專業、專學都須先習得觀念，作法方能遍通。佛陀教我們的修行方式，也是從觀念著手——先建立正知見，即真理的知見。

而，知道觀念是一個步驟，關鍵在於能不能行；施行中才會有步驟中的驗證，得以對照出所學的觀念不可用、能用到幾分、用到哪兒去；驗證後得到的解才是行中之解，方是真正的理解、真正懂得了。

觀自在菩薩教善財之「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即指出——我們要能善用慈悲攝受、威德調伏之法，且相續不斷地交錯運用；依平等教化之心來完成，便能從現前的程度速疾解脫，能力再增長，以達自利利他。

天所於「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之作學心得

善財謹遵文殊師利菩薩的教導，開啟了「學菩薩行，修菩薩道」的參學歷程；菩薩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學習、實踐自利利他的行者。善財參五十三位善知識，觀自在菩薩是第二十七參，恰好在中間。前二十六位善知識教善財的，屬於自我淨化的部份；有了自我解脫的基礎（自利），觀自在菩薩進一步教導善財，如何以自己淨化的經歷化導眾生（利他）。

佛法所談的利，看視在解脫的層面。要向別人勸修轉，如何才能說到位？自己試過，好用！行得通！有自證轉的經歷，勸修才有力道；透過語言、文字或自己親身的歷練，為他人作示相轉，也才具說服力。如都攝、匡諫組法益帶領人天瞻師姊所說：「我能利益別人的，唯有自己。」為何觀自在菩薩在回答善財的問題之前，先顯相？因為觀自在菩薩知道「相」能產生的作用。若不懂外相所蘊藏的內涵？無妨，先記取相，之後經由學習，就能理事相照而有連結。天所以前對師公的印象，僅是一位面貌慈和、眼神清亮的長者；師公圓寂後，才從蓮友的訪談、師父的講說中，漸漸懂得師公面貌慈和、眼神清亮的外相中，蘊含的內質何其豐盈與強大。

佛與眾生，性德無二無別，差別是——佛覺而不迷，眾生迷而不覺；眾生因不明白真理而導致迷惑（煩惱），困惑而造業，因造業而生苦……；在十二因緣的流轉門中，無窮無盡的輪迴苦。一旦有了苦諦集諦的認知，開始學習真理，即是從流轉走向還滅的停

損點（以佛知見砸破無明）。師父說，能開脫煩惱的就是正信，正信傳遞的就是真理；「大悲能速疾解脫見思二惑的框限」就是滅苦的真理。多速疾？心念閃過的剎那，肩膀就鬆了（見 P105「大悲行門因緣」之作學心得）。再次驗證佛法不可思議的大力量。

覺察苦是修行的契機，由苦諦的學習，而得知苦迫難事的價值、珍貴之所在；這也是「煩惱即菩提」的真實義——從煩惱突破而出，即成菩提（覺）。以前認為佛教思想是消極的，動不動就叫人放下；而師父說：「有提起，才能放下。」放下，並非逃避、不去想、不去做，而是必須認真地對待這個煩惱，了解自己苦的內容與因由（集諦），找出能對治的方法（道諦）；真切地提起了，才有放下的局面可談（滅諦）。因此佛教思想其實是最積極的。

擔任「地藏經明義共修」提要報告，雖然只有 2000 個字、15 分鐘，對天所而言也是一個考驗。剛開始要花很多心力克服自己「沒想法、等一下再寫」的拗性（心緒、習性的調伏，可能比實際寫作的時間長）；後來發現，只要我願意坐下來，點開前一個檔案，另存新檔，改檔名……，不管再怎麼沒靈感，一旦開始著手，師父的開示、最近的學習，一點一滴會入、開展，最後，就能完成一篇提要。所以「寫提要」不再是壓力，就是一件需要花時間完成的事，如此而已。事情不難，調伏自己的習性更耗時費力。

這個成功的經驗給天所很大的助益，再接到寫學報的功課，心態就比照寫提要辦理。如果真的很味也沒關係，一貫隨順思惟、依教奉行，帶著主題走——把解惑當成主題，繼續聽經聞法、行作

三寶事，當時機成熟，某堂課的一句話、某篇開示文中的一個句子，「一時」之間感應道交、豁然開通，六成就剎那具足。

「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意表，若發心想利益別人，必須先不斷地調伏、修練自己的眾生性，拆自己的框——凡夫見解的框、原先受限的包袱；先談自我調教，方能教化別人。這是一定的。

如果一開始的發心就是度眾的大悲菩提之心，就是要當菩薩，那麼所值遇的一切事境，都是以真理歷事練心、斷無明、顯自性的磨刀石；每個境都是學習，讓我熟練度眾的法器，讓我長養度眾的能力，每一關都是收集瓔珞的機會。以如此開闊的心懷接受一切，還有什麼能苦得到你呢？不再以慣用的見解來令自己苦惱（即使生煩惱也能快速解除），只有感恩。像師公一樣，很自然地感謝每件事、每個人，感恩別人以他的苦來教導我成為一位菩薩，滿己所願。觀世音菩薩的千手千眼就是這麼鍛鍊而成的。



第四章 大悲行門因緣

第一節 釋名

前一章「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在談其觀念及意義，而本章「大悲行門」則是教作法，旨在進一步說明「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及其由來。

於「大悲堅固猶若金剛」這個主題的內文中，已知「大」是無量義，「悲」是拔苦；進一步說，「大」指的是至高圓滿的果地。觀自在菩薩所教的大悲門：「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表示此門與如來的境界是相等的，因此稱作「大」。

「大悲」指的是平等教化——即使與我無緣的眾生，依然與之結慈悲的佛緣。如此，無緣與有緣、同體與不同體，都在一念之中遍應佛，這種心意名為「大悲」。

「行」即修行實踐，「門」指門道、法門；「行門」指作法，就是攝受調伏，意指在境界中可立即用上經文；經文是佛陀的證言量，即佛陀證悟的過程。欲施予別人佛陀的教說，一定須先教育自己，

因為，如果自己不熟悉、不懂，便無法講出一番道理奉予別人；若未依持佛之教說以來自我修練，就無法教別人如何修行，自己尚未去執著，就無法幫助別人如何去執著。行大悲可自我速疾解脫（化解煩惱、解開框限），亦可速疾利益他人解脫。如此相續不斷，故而能速疾（快速）相應佛的大悲。

「因緣」則是觀自在菩薩自己談大悲行門的由來；觀自在菩薩所教的大悲行門，統攝自利與利他，是快速能得成就的修行法門，又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

「因」是顯示體性的，為主要的因素；「緣」是明作用的，是一般的因素。此處，「因」指大悲因，即發了為眾生拔苦之大悲心意；「緣」指眾生緣，即各類所緣之受苦眾生。觀自在菩薩以大悲心為因，每每皆能發揮最勝力，照護苦難眾生得以受拔，使之開展並成就大悲行門——發心為無量眾生拔苦的實踐修行法門。

觀自在菩薩向善財談說修證大悲行門的由來，我們可以向觀自在學習，一次又一次地記起自己當時接觸佛法的因緣，也可以回顧學佛以來自己的改變和進展；讓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更確信，必須學習佛法，以及深刻領會——不明真理對自己的危害。

若苦已形成，面對不同的苦境時，內心總有諸多的怖畏。而，諸佛菩薩已透過修行真正達到離苦得樂，因此能相續不退地教導我們徹悟人生的真相，免除怖畏。



第二節 大悲行門的內涵

「善男子，我修習此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諸怖。所謂：願一切眾生離險道怖，離熱惱怖，離迷惑怖，離繫縛怖，離殺害怖，離王官怖，離貧窮怖，離不活怖，離惡名怖，離於死怖，離諸病怖，離懈怠怖，離黑暗怖，離遷移怖，離愛別怖，離怨會怖，離逼迫身怖，離逼迫心怖，離憂悲愁歎怖，離所求不得怖，離大眾威德怖，離流轉惡趣怖。復作是願，願諸眾生，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恐怖，滅除障難，正念現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種種方便，令諸眾生離諸怖畏，住於正念。復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至不退轉。」

此段經文主要在談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出離怖畏的法門，即大悲行門之內涵。

善財請教如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觀自在菩薩答：「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諸怖畏。

怖畏，即「怕」；眾生會有「怕」的心緒，必有其原由。觀自在菩薩云：「若念於我（憶念我的名號和稱號），若稱我名（口稱我的名號和稱號），若見我身（禮拜我的觀音形像）者，必加被之，令其免離一切恐怖，滅除障難。」由此可知，觀自在菩薩必加被眾生所害怕的點，這也是觀自在菩薩要教善財的地方。

「諸怖畏」是總名；觀自在菩薩欲令我等解除憂惱，必是化解所害怕的那一點，因為每一個人所害怕的點不同，且層次有別、深

度有差。有的人怕得淺，有的人怕得較厲害；有的人怕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怕失去身邊的人……。觀自在菩薩是大慈大智者，必能帶領我們離開自己害怕的點。

☞ 大悲行門的因與緣

故，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為「因」，令離諸怖畏為「果」；由此得知，觀自在菩薩修大悲行門之因，而生大悲力，得以令眾生離諸怖畏的果相。倘若真正進入觀自在菩薩的大悲行門，便會以修學為因，並將可能招致的果取拿來自我檢視；即使無能一下子到位，仍持續進行著。在作的當時遇到困難，又如何面對？是跨過、略過、跳過、帶著過、覆藏著過，亦或坦然地面對它，準備紮紮實實地過？這關乎是否產生大悲力之果！

通常，我們有怖畏時，著眼點會在自己身上；此刻，我們從大悲行門學到了突破自己既有見解中的框限——欲令自己消除一切恐怖、障難的有力方法，得先保持一個令別人免於一切恐怖、障難的善好心意；接續再以種種方便，處心積慮地令諸眾生離諸怖畏。此即別於凡夫的見解，凡夫的眼光都在自己身上，所以會苦。現在觀自在菩薩向善財說明自己修大悲行門的因緣，是以救護一切眾生為因，才能得到離怖畏的果相。

大悲力得以讓眾生遠離經文中所列之二十二種怖畏。而，本段經文中提到的第一種怖畏：**離險道怖**，險道，意指危險。觀自在菩薩在救護每一個眾生時，都會先排解其危險。雖說修行重在心地調伏，但觀自在菩薩必先解其難；明知那人將跌入險道，此時就

先現慈悲攝化相，為其去除熱惱，接續，再施予正見以令其迷惑得到解除。

本段經文最末提到的怖畏是：**離流轉惡趣怖**，惡趣，指惡難、恐怖。當能不再流轉於惡趣中，最終即出離三界；若仍處於三界中，尚不明白三界有何不好，就會在三界中輪轉不止。如果，我們要進入觀自在菩薩度眾的大慈大悲之心意，至少要先能對自己慈悲而自受益，因此不敢放逸、晃盪，這即是大悲行門的「因」；再相續不斷為其「緣」。因此，當我們用上大悲行門的因與緣之修行，便會先離憂怖，也就不必再流轉於苦了。

佛陀之法是在教導我們面對事情的智慧、正知見，而不是令苦難別發生；如果，總抱著逃避的心理，如何迎刃而解？大悲行門一開始即教我們：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諸怖；也就是要迎接、承擔困難，如同觀自在菩薩尋聲救苦，隨時準備迎向眾生的苦楚。故，此段經文教予我們無比的智慧和力量，並驅動我們努力不懈。

第三節 大悲行門之果相

觀自在菩薩以著大悲的內修力，體察眾生的諸多苦厄，先用種種方便力救苦，以來接引不同心行的眾生；接引進來後，再教導眾生調伏自己的心性，因而大悲行門的解脫門有其莊嚴果相，包括居所莊嚴、法眷莊嚴、度眾莊嚴。雖說是三種莊嚴，實則是一切

莊嚴，居所莊嚴及法眷莊嚴，指的是生活上的一切莊嚴；度眾莊嚴指的是自己的心與行。

1. 居所莊嚴

觀自在菩薩表意，修大悲解脫門可以遊化方便；當善財入了觀自在菩薩所，一開始，菩薩先現相，包括周遭環境及自己的樣貌，即觀自在的果相。

「見其西面巖谷之中，泉流縈暎，樹林蓊鬱，香草柔軟，右旋布地；種種名華，周徧嚴飾。觀自在菩薩，於清淨金剛寶葉石上，結跏趺坐。」

巖谷，肯定是很險峻的地方，然而，善財所見卻是泉流縈暎、樹林蓊鬱，及那番的香草柔軟、右旋布地；也就是，險峻的地方在善財的心裡是如此柔軟，因而眼睛所看到的皆是種種名華、周徧嚴飾。而，這時觀自在菩薩正式登場，端坐於金剛寶石上。

「我常居此寶山中，住大慈悲恆自在。我此所住金剛窟，莊嚴妙色眾摩尼，常以勇猛自在心，坐此寶石蓮華座。」除了樹林蓊鬱、香草柔軟，觀自在菩薩住的是金剛窟，端坐的是寶石蓮華座，這是觀自在菩薩所居住的清淨莊嚴環境。

經文字面所描繪的環境配置及觀自在菩薩的莊嚴相貌，是來自內心的展露；當內在本質莊嚴時，居所及外貌就必定顯露清淨、自在與莊嚴。

2. 法眷莊嚴

「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為宣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令其攝受一切眾生。」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欲重明此解脫門義，為善財童子而說偈言：善來調伏身心者，稽首讚我而右旋，我常居此寶山中，住大慈悲恆自在。我此所住金剛窟，莊嚴妙色眾摩尼，常以勇猛自在心，坐此寶石蓮華座。天龍及以修羅眾，緊那羅王羅剎等，如是眷屬恆圍繞，我為演說大悲門。」

觀自在菩薩的居所金剛窟莊嚴妙色，乃因度化眾生的種種樣貌而得；常懷著勇猛自在心，且自在而不懈怠，時時都有諸大菩薩及龍天護法等眷屬圍繞，觀自在菩薩都在為他們演說大悲門-攝受一切眾生之法。

除了諸大菩薩及龍天護法等莊嚴眷屬，善財也發起無等心，尋覓觀自在菩薩居所，前來學行菩薩道。

「汝能發起無等心，為見我故而來此，愛樂至求功德海，禮我雙足功德身，欲於我法學修行，願得普賢真妙行。」

觀自在菩薩告善財，必招感莊嚴因緣得以至此；善財禮觀自在菩薩雙足，表示全心全意地願向大菩薩學習，從取拿到大菩薩的功德開始學起，朝向普賢真妙行之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善財遙見觀自在菩薩時，即從其依報（居所、法眷莊嚴）識得其正報，即感果嚴身；因有智慧光明大慈悲之正報，故有名華周徧

嚴飾之依報，由而顯現觀自在菩薩正教予無量菩薩攝受度眾之心行。

3. 度眾莊嚴

「我是勇猛觀自在，起深清淨大慈悲，普放雲網妙光明，廣博如空極清淨。我垂無垢臍圓臂，百福妙相具莊嚴，摩汝深信善財頂，為汝演說菩提法。」

勇猛是力用，自在是心意，從自在的心意發出勇猛的作為；行為造作間即不斷地勇猛，且是從自在發出的，所以愈勇猛愈自在，愈自在愈發勇猛。此是勇猛自在的合一性，可說——相融相容，始末相持。摩汝深信善財頂：觀自在菩薩明白，善財是深信不疑的，於是，為其演說菩提法，即有關「覺」的法門。

「佛子應知我所得，一相一味解脫門，名為諸佛大悲雲，祕密智慧莊嚴藏。我為精勤常救護，起諸弘誓攝眾生，憐愍一切如己身，常以普門隨順轉。我於無數眾苦厄，常能救護諸群生，心念禮敬若稱名，一切應時皆解脫。」

佛子應知我所得：善財，我談到這裡，你應該知道我所證得的了。一相一味解脫門：善財，你來到我的處所之前，所參的每一位善知識，為你示現的相都同一味，都是解脫門。

我為精勤常救護，起諸弘誓攝眾生，憐愍一切如己身，常以普門隨順轉：因為你（善財）很精勤，所以我當來救護；我的法門是普門，沒有侷限，也沒有揀擇。

我於無數眾苦厄，常能救護諸群生，心念禮敬若稱名，一切應時皆解脫：若眾生禮敬、稱名、或心念著我，我會應和當下的事件令其解脫。

🔗 利他的遊化方便

了解了觀自在菩薩救護眾生的心、行，故而能知，遊化方便即觀自在菩薩大悲門的度眾果相。師父說，七向位的程度依然要用果相來說明法門，入地位的菩薩則不需再用果相講法門。

而，觀自在菩薩先加被我們離開險難，接引我們入門，接著就開始教育我們。一開始觀自在菩薩先現相，把自己的身與心表意清楚：

先說身的果相——包括觀自在自己的相貌、周遭的環境，以及招感來聽大悲行門的這類眷屬；周遭的環境及每天眷屬們都一起做些什麼，也就是把生活的樣貌說明清楚，這個環境都招感了些什麼眷屬來聽觀自在菩薩講說大悲門；

再說心的果相——修大悲門朝向普賢妙行。

故，《華嚴經》中說明七向位的境地（程度）就是把身心表意清楚，還有周遭圍繞的眷屬是哪一類的，以及修學大悲門將趣向何方。

而，觀自在菩薩先加被我們離開險難，也教我們如是做；與其一直要觀自在菩薩加被我，不如我自己把觀自在的內涵學透了，令自己的志氣高漲一些、志向遠大一些，與觀自在相應，因為觀自

在菩薩真正要帶領大家的是：進入大悲行門。而，觀自在菩薩先現出身與心的相，打開善財修學大悲門的心意；接著，表示他對眾生救護的門是普門，沒有任何的揀擇。

從上述，明白了觀自在菩薩大悲行門中所教導——常救護一切眾生為因、令離諸怖畏為果的因果關係。事實上，觀自在菩薩有令離一切怖畏的心意，並且不斷地尋聲救苦，莫令斷絕。

而遊化方便是觀自在菩薩過去修行所得來的，接續的經文續談觀自在菩薩的內修程度，即自利——使得能具有方便度眾的利他能力。

☞ 自利的內修程度

「此皆我昔所修行，願度無量群生眾，勇猛精勤無退轉，令其所作皆成就。若有如應觀我身，令其應念咸皆見，或有樂聞我說法，令聞妙法量無邊。」

「此皆我昔所修行」，指觀自在菩薩得以遊化方便來救度各類眾生、令離憂怖的能力，是往昔所修練的。觀自在菩薩講說以往自己是如何修大悲行門，就是教善財也要這樣做。接續，觀自在菩薩就說明是如何修來的，此即大悲行門的著手處。其修法為：「願度無量群生眾，勇猛精勤無退轉，令其所作皆成就」；意指，觀自在菩薩先發起「願度無量群生眾」的心意，實際修練的過程是「勇猛精勤無退轉」。

「若有如應觀我身（因），令其應念咸皆見（果）」——觀自在菩薩說：我已教予大悲行門，你須勇猛精勤無退轉；如此，只要念頭一起，便與我相應——此為觀自在菩薩之心。

「或有樂聞我說法，令聞妙法量無邊」——觀自在菩薩再說：除了歡喜聽聞我說法之外（為因），更須勇猛精勤無退轉地去執行（為緣）；我便令聞妙法量無邊（為果），時時覺受得到我在說法，讓你有方法去救度眾生，不必愁著如何離開憂怖，終得大智慧，此為觀自在菩薩之行。

若有人如是欲求，觀自在菩薩就滿其願，令其因皆成果，以應和眾生的心意，令其心意成果。觀自在菩薩是過去佛，示現七向位的大菩薩來教善財這個法門。但又說：「我得大悲解脫門，諸佛證我已修學」，意即觀自在所教的解脫門是諸佛作證明的；亦表，如是修，即將走到成佛之道。

經文中更復提到了大悲行門的因緣（由來），及如何作為（觀自在自己修為的過程），和現在如何教導善財。

🔗 如何善修大悲行門

觀自在菩薩以大悲行門接引眾生，以教我等修學大悲門。如何善修呢？接著，又對善財有一番提醒：

「善財汝於十方界，普事一切善知識，專意修行無懈心，聽受佛法無厭足。若能聞法無厭足，則能普見一切佛。云何見佛志無厭，由聽妙法無厭足。」

(1) 普事一切善知識

(2) 專意修行無懈心

(3) 聽受佛法無厭足

(4) 則能普見一切佛

指能具覺察力去解決自己的困頓，因觀自在菩薩會於一旁不時地提供方法。

(5) 云何見佛志無厭

如何做得到呢？就因「聽法無厭足」。由聽法無厭足來檢視自己。

人們的習慣是養成的，對於原不習慣的事，可以透過調整成「聽法無厭足」，再養成好習慣。如此，方能專意修行無懈心，以至普事一切善知識，最終成就觀音大悲門，達到圓滿的境地。

方便力→經過調伏（聽妙法、觀其身）→引入觀自在的心行

觀自在菩薩用種種方便力來接引不同心行的眾生，令其聽聞法或見其身後皆能調伏，接引入觀自在的心行。

然而，雖意欲向善財學習，但凡夫要繫住觀自在的力量仍是薄弱的；那麼，可作如是想——欲得無怖畏，需繫住觀自在，因觀自在菩薩正是施無畏者。

從觀自在菩薩對眾生的救護看到了大慈大悲，也明白了大悲行門之因緣。學到這點後，自己準備如何作為？如何過自己的人生以

來相應大悲行門？看到眾生的苦難，也許惻隱之心偶爾來之，但是否能令對方離開怖畏？還是只能陪著哭泣（雖可助其些許消緩，但無能根本解決）？當修學了大悲行門，是否真能施展大悲力，救護受苦之人？思惟「自己的心止於何處，關乎利他的果相」，即將自己生命的中心都歸回慈悲。

如果把慈悲當作自己生命的中心思想，則收回來的全部放入慈悲，就不會旁生枝節，心生妄想而致怖畏。如同，「為往生者八小時內（處理大體前）念誦佛號——稱作『助念』；而，助念是在幫助什麼？初往生到神識離開大體前，都需要一股力量來幫助，而念佛可令初往生者專注於一點，如此，神識要離開肉體會順暢一些。」專注於一點，會令心力強；專注於大悲，則生命所有的心力都會歸向它。

第四節 恆住大悲門 廣顯業用

觀自在菩薩說自己恆住在此大悲行門之中，廣顯其業用——廣大地顯出已成就果相的功德、廣度地開顯出功用；觀自在菩薩用自己果成的功德來教善財運用，進入大悲門。

先談大悲行門的業用，這樣做，會令受教者先看到果相：「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應眾生之所求，而現其相貌，給他利益。從觀自在教導善財的過程和方法，我們來看教相的師生關係：先讚歎，後教授。

觀自在菩薩教導善財之前，先讚歎善財一番，讚歎可被讚歎的那一點，不是談假話；若讚歎的不是對方的程度，無法產生出功效。所讚歎的具有實質性，方能令對方從這項優處再往前推進。接續，觀自在菩薩對善財說：「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此為讚歎後的教授。

而教授時，先談自己的法界，再說明所要教導的法門，讓善財明白有什麼果、有什麼功效，最終會到達哪裡；當施用到極處就能隨所應化而為利益，給予契機的力用。

當「恆住此大悲行門」，便能「隨所應化而為利益」顯大用。大悲行門就是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教化中具平等的眼光；平等，即因緣果報的正觀。平等教化是對一切眾生，攝受調伏是方法，用這方法要相續不斷。倘若，我們能體會到觀自在菩薩的攝受和調伏是相續不斷的，那麼在自己的生活層面中，遇到事情時，就可用觀自在菩薩的眼光和方法。

第五節 事事無礙

實相者，無相也。～擷錄自寶靜法師《阿彌陀經要解親聞記》

觀自在菩薩於度眾的大悲行門之中，未有形貌的執取，要義在於不同的相貌中確有實相道理的存在，因而能平等無所著，顯露真空絕相，即實相。

實相包括所有相，故無固定的形貌，亦表六凡之中存有實相，二乘之空境中存有實相，於菩薩行法之中也存在著實相。如此實相無相即意表——理無分限、事有千差；理施用於不同處所、不同情境具不同的形貌，而不同的形貌可歸回、統合為相同的理體，如〈觀自在菩薩章〉經文表述。

觀自在菩薩的大悲行門是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無非當進入各個眾生的緣起諸法，因此度化的差別相是有其必要性的，故有權巧教化之需，必當因材施教。若懂得此理，當能明白善知識對我和對他人的教導必有所不同，如此，就能出離二相分別之我執及法執，不會計較自己和他人被對待的不同——為何善知識對那人都和善柔語，對我卻嚴厲教誡？若於形貌中起分別心，意表尚不真正明了「平等」之深意。

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中解釋道：「**平等教化即是大悲；同體無緣，故云平等。**『攝受調伏』即是行門，『相續不斷』是速疾義。**疾則頓應，續則常然。**」平等教化呼應了七回向之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顯示觀自在菩薩以大悲平等心莊嚴一切眾生。

這種平等，顯現在無分別地慈悲對待一切有情，無怨親之別，不會因為這個人是罪惡之人，菩薩就不管不理，而是一視同仁。為什麼眾生見不到？由於業障深重，故不見。在這個世界上，相信必有很多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了悟平等，意謂著於不同的環境因緣之中，必有不同的對待；便就懂得觀自在菩薩所教導的大悲行門必契機施以攝受或調伏，不會一味地執著於被對待的方式及比較，而生起苦惱之心。如此，

即在修持實相之理——真平等而無所著於不同的對待相貌。心裡感到平整、舒暢，容易放下，於事境中易觀察得到實相。當一回一回地親證，達到全面性時，就如觀自在菩薩——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之大勢力。

「一切世界諸群生，心行差別無央數，我以種種方便力，令其聞見皆調伏。」

眾生的心行相貌千差萬別，觀自在菩薩皆以大悲行門的理無分限，施予方便來接引，並教導善財及眾生：「善財汝於十方界，普事一切善知識，專意修行無懈心，聽受佛法無厭足。」意指，將心中總總分別的心思，隨學善知識所教授之法，歸入其中，專意修行，再迴入世間，鍛鍊帶具理之平等，施用於不同情境之中，遍及一切，直至事事無礙。

華嚴談四法界，即一真法界，即實相之理，即本然如此，只因眾生在入我、彼此、上下、好惡、美醜、高低、喜厭中作分別，實則理無分限；若能帶具著平等之理，即使在眾生各類因緣之千差樣貌之中，仍緊緊扣住「從實施權」，一切眾生之緣起，終將「開權顯實」，而能事事通達無礙。否則，看似很會處事，其實是由分別相上所作的；由分別心中產生出的分別相來對待一切，也只是世間凡情之見解罷了。



結語

善財未接受觀自在菩薩的教導之前，自己已有一些修學的程度，對於善知識所教皆如教奉行，如實收下，這些便成為向觀自在菩薩學大悲行門的基礎。意表，大悲行門教導我們一邊修學，一邊利益他人。從自己發出利益眾生的心懷去做，又從對方的回應中取得再檢視的角度和方式，這具有互相琢磨的意義。還未進入大悲行門、未具足智慧、德養時，是不是要試方法？所以，一方先學佛法教導我們的基礎觀念，另一方多於事境中運用；亦即，攝受對方的同時，也能返照自己要調整什麼。

在學習觀自在菩薩如何教授大悲行門的同時，我們也在學習善財如何做好一位學生、好的參學者。佛典如是般地從前至後、從始至末教導我們扣緊主題，這個主題即是因果關係——常救護一切眾生為因，令離諸怖畏為果，這是大悲行門給予我們的啟發和啟示。而，進入大悲行門的入門即是處處尋覓善知識，無須再走一條自我摸索的路。蒙善知識教，隨順思惟，致使大悲深重，救護一切。

天所於「大悲行門因緣」之作學心得

聽到要編輯「天所光明記」，天所從一開始的驚慌（「難不成我命不久矣？」），接著便覺得何德何能、承擔不起；後來師姊們開始

討論、分工、著手進行，心中更是慚愧——讓原本已承擔諸多三寶事的師兄姊，因「天所光明記」而更不得閒；隨著光明記的架構漸漸成形、內容漸漸充實，甚至已經設計封面、出版在即了，天所最初的焦慮——覺得自己扛不起光明記——依然還在，所以一直沒有真實感，而且下意識地逃避，總讓其他稿子先插隊，不去思考光明記的撰文。

直到聽了同為常隨眾的天滿師姊請法的音檔，師父說：「天滿發心留下彌留期間的記錄，是為了給其他人做參考用；……修學佛法是可以到達這個高度的。」——腦中浮現出「法之大用」四個字，一直以來覺得扛不起光明記的那個結，剎那間有了些許鬆動。

「有怖畏時，著眼點會在自己身上」，這不正是天所幾個月來的寫照嗎？擔心我是不是快死了，焦慮我程度不足、光明不夠，羞愧我加重了別人的負擔，……一連串的我我我，眼光只放在自己身上，就會桎梏於個己的凡情見解，難以開脫；覺得自己何德何能、承擔不起、不想麻煩別人，看似謙卑、客氣、姿態很低，實則恰恰相反，是我執深重啊。

多虧師父那句話點醒了天所。觀自在菩薩對善財說：「善男子，我修習此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諸怖。」——願常救護一切眾生為「因」，令離諸怖畏為「果」；換句話說，想讓自己無怖畏、無煩惱，最好的作法莫過於——時時帶具著令人免於恐怖、出離煩惱的心意。天滿師姊欲留下臨終前的記錄，是想讓大家得知彌留之際的情況，知道佛法能在一個人身上產生如此之大用，好於現在開始儲備資糧；天滿師姊將眼光投注在利益

他人，因此能無所恐懼。這就是我們要向觀自在菩薩學習的大悲行門，亦是清涼國師為「令離諸怖」所下的註解：「**令進大心，方能究竟離二死怖。**」——惟有發起願令眾生離苦得樂的大悲菩提之心（行菩薩道），方能出離自己的一切煩惱怖畏（二死怖表一切憂苦），達究竟圓滿之境界。

一想到光明記展現的是佛法的大用、妙用，看視的點不再是「天所」，即刻間就從自己凡情的見解中解脫、鬆綁，「光明」也就出現了；首先得益的，還是自己啊！

或許，惟有大悲行門的鍛鍊，能讓我們在事境中「不即不離，又即又離」——認真對待每一個因緣，又不染著其中。就像師父說的：「除了慈悲，不要動念。」天所正努力體證中。



第五章 文殊智、普賢行、觀音慈

從《華嚴經》中得知，善財蒙文殊菩薩的智慧指引，陸續參訪前二十六位善知識，即參即學即行，持續進階告一段落，才得以來到觀自在菩薩的處所，進修大悲行門。而觀自在菩薩位居善財五十三參之核心，具有承內修以自利、啟外弘以利人的關鍵角色，故而導引善財接續進修外弘的普賢行，此亦揭示觀音慈的啟發與落實在於文殊智及普賢行，並益發圓滿觀音慈的循環不息、旋復其中。

所謂文殊智，即指文殊菩薩法位的智慧，同理，普賢行指普賢菩薩法位的願行，觀音慈指觀自在菩薩（即觀音菩薩）法位的慈悲。在〈觀自在菩薩章〉中，觀自在菩薩因成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而證入觀音慈之境界。而於法界中，觀自在菩薩和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都是具等覺位階的大菩薩，其所修達之智慧、慈悲和願行，彼此間皆能互融互攝，觀音慈中即含攝文殊智、普賢行；因而，智、行、慈先後融通、合一地貫串於善財五十三參的修學中。



第一節 釋名

1. 文殊智

文殊智在〈觀自在菩薩章〉經文中雖未能見著，但於此章的源頭《華嚴經·入法界品》中記載著，善財參訪善知識是從文殊智開始起修的；也就是需具基本的文殊智才得起修菩薩道，也才懂得普賢行，而參到觀音慈。

「文殊智」非一般之智。經典云：文殊示現為法王子，只與佛有一步之遙；從「示現」二字更可表一文殊不只是法王子而已，實超越法王子的能力，並達能「示現」的程度。

復菴和尚於《華嚴綸貫》談到「善財悟了。文殊告云。汝今見我得根本智。未得差別智。可以南遊（南即虛明之地。乃自己也）。」意指，善財能見文殊師利菩薩得根本智，表示善財已有根本智；而不見文殊得差別智，表示善財正須修差別智，因此，文殊就教善財開始往南去參善知識。

根本智為理智，還無能緣所緣之差別；差別智就是在根本智下，又能緣所緣之差別，又名後得智、分別智、俗智，這就是度眾所需之智慧。

2. 普賢行

觀自在菩薩將善財已具備的參學心意，以及堅定的行為表揚出來，並向善財說，就因為有這樣的心意才能接續到此，因此也一定會懂得觀自在所要教導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觀自在菩薩向善財講

「普賢妙行，相續現前」，一切普賢行都是法界性的，法界性就是從現前當下到別處的環境因緣，皆帶著真理恆不挪動、不晃搖而行，這種心意才能稱為普賢行、才能稱為大行，行的意義即在此。

由於善財以著這樣的心意來觀善知識之德，對每一位善知識都有目視不瞬的心懷，而且又住於不可思議之妙行中（善妙之行），由此帶進了普賢妙行的相續現前。

3. 觀音慈

（1）觀自在菩薩自述觀音慈之境界

「爾時觀自在菩薩說此偈已，告善財言：『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如諸菩薩摩訶薩，已淨普賢一切願，已住普賢一切行，常行一切諸善法，常入一切諸三昧，常住一切無邊劫，常詣一切無邊剎，常觀一切諸如來，常聞一切三世法，常息一切眾生惡，常長一切眾生善，常絕眾生生死流，常入如來正法流。而我云何能知能說彼功德行？』」

（2）善財讚說觀音慈之境界

「爾時善財童子，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說此大悲清淨偈已，歡喜踊躍，充徧其身，生愛敬心，增信樂心，發清淨心。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禮菩薩足，長跪合掌，於菩薩前，瞻仰一心，以偈讚曰。」

善財聽了觀自在菩薩前述的偈，便將其識別為大悲清淨偈，這表示聽法者（善財）懂得善知識所要表意的。因此，歡喜踴躍，充遍其身，被觀自在菩薩的大悲清淨所加持和灌頂注入。

善財因能懂得善知識，被善知識的大悲清淨加持，充遍其身，因而有了程度，得以偈讚誦觀自在菩薩。

能於一切眾生中，平等大悲同一味，
一智同緣普救護，種種苦難皆銷滅。

善財讚觀自在菩薩「能於一切眾生中，平等大悲同一味（體），一智同緣普救護（相），種種苦難皆銷滅（用）」；一味，表觀自在菩薩的主體，其主體是大悲，而且是不會更變的，因而能依不同眾生的緣示現不同的樣貌，以來普護眾生，使得眾生的種種苦難皆消滅。這三句經文呈現出體、相、用，即以大悲為因，普施於眾生為緣，使得眾生的苦難得以消除為果，及種種苦難皆消滅為報（報，是果的總合）。

世主一味大悲心，平等救彼眾生類。
極妙身光清淨色，從真勝義而成就，
諸天種種上妙供，咸共讚歎仁功德。

「世主一味大悲心」，世主指的是觀自在菩薩，表為世間中的領導者，其大悲心總為一味，從不五味雜陳，能了解眾生的因緣果報，故可平等救彼眾生類。「極妙身光清淨色，從真勝義而成就」，而善財於此大悲心的加持中，使得一切憂惱皆可解除，獲得安穩樂。



第二節 從《華嚴經》經題釋義

見文殊智、普賢行

有鑑於〈觀自在菩薩章〉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探源《華嚴經》相關要義，對深入修學本章主題當有所助益。宋朝大德復菴和尚所著的《華嚴綸貫》，是一部精簡而具代表性的《華嚴經》注疏，能將一部浩瀚如海般的《華嚴經》要義，提要地介紹出來。其對《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經題釋義中，特別標舉出文殊智與普賢行乃是成佛必備之修德，故列舉其相關原文以說明如下：

大是遮那之體，方是遮那之相，廣是遮那之用，佛是毘盧遮那佛。華是普賢屬大行，嚴是文殊屬大智。大意明欲得成佛。先以文殊之大智，運普賢之大行，莊嚴毘盧遮那佛果上體大相大用大，故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1. 「大方廣佛」之釋義

大是遮那之體：遮那指毘盧遮那佛，即「法身」，華嚴會上的釋迦牟尼佛是這個名號——毘盧遮那佛。因此，華嚴三聖的組合，中間是毘盧遮那佛（釋迦佛），毘盧遮那佛的左邊（東單）是文殊菩薩，右邊（西單）是普賢菩薩。為何釋迦佛在華嚴會上要現毘盧遮那佛？乃欲教導大菩薩們進階課程，即令其續往佛道進展及精熟於下化眾生。毘盧遮那佛之所以成佛的主體，就在於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而，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是不變的道理，亙古亙今常不變故。盧遮那即依這個道理（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而成佛。

方是遮那之相，從體而現出來的稱作「相」；方以就法得名，軌持為義；軌則軌生物解，持則任持自性。生，一切的眾生；物，所遇著的一切生命（非指物質）；軌生物解，意指一切生命都會有固定的軌道，必須依其行走。持則任持自性；持，任持，即對於一條常律軌道能夠任運、執持，令不斷地顯露出自性；自性——即原本具有的面貌，即佛性，隨時隨地把持住佛性，就是任持自性；在一切眾生的緣起諸法中，隨時隨地、自在地令佛性生起，就是軌持。如此，由「體」現之「相」為軌持，就是方。

廣是遮那之用，廣是毘盧遮那的用；廣以從用得名，包博為義；包則廣容，博則普遍。毘盧遮那是以包博為用；廣容，廣攝地容進來，普遍是散出去的。毘盧遮那以其體而現軌持之相，用於廣攝容納，並普遍十方；亦，展開遍十方，收來觀自在。

佛是毘盧遮那佛；佛以就人得名，覺照為義，覺則悟大夜之重昏，照則朗萬法之幽邃。能使重昏得到明悟，能使幽邃得到朗照，即覺照。毘盧遮那是釋迦佛的法身佛，能覺照各大菩薩達至上求佛道及下化眾生。上求佛道是大菩薩們一直在求取的，下化眾生的方法是大菩薩們在行菩薩道中更須得取的。在華嚴會上，釋迦佛更加覺照菩薩之法，令聽聞者朗照幽邃，廣知下化眾生的方法，及更開展上求佛道，這是毘盧遮那佛在華嚴會上現法身佛之義。

2. 「華」之釋義

華是普賢屬大行；華以從喻得名，感果嚴身為義；感果則萬行圓成，如桃李華，先華後果，嚴身則眾德備體，如金玉華，但有嚴身義，而無結果義。

華，是用來比喻的，其義是感果嚴身，感果則萬行圓成。行指就業而行，果乃隨著行而現（圓成），就像桃李花，先花後果，從花到果一直圓成其業行；再則，果乃從各個的業行圓成，不只是一個行為就成果。感果所談的——如桃李花，先華後果，指的是要著力於因地的修行，必定成果，如〈觀自在菩薩章〉所談的菩薩因、佛陀果，而且耕耘此因，有了此果，此果會再成為因（續發為因），如此，因果相連，方能萬行圓成。

嚴身則眾德備體，意指莊嚴需有德，有德方能談嚴，如金玉花，由金子和玉刻成的花，佩戴身上，可以表現一個人的身份，及裝飾自己，但不能結果；然，金玉花仍有其作用。尤其，以古人來說，嚴身的作用是很大的，因為佩戴用玉刻成的花，都有身份之別的，甚至作為認別的信物。因此，金玉花本身雖不會結果，卻有嚴身之果，作用也不小。

感果嚴身這件事是普賢大行，我們當求普賢菩薩加被我們能行懺法，得大乘行法，並得莊嚴能致果成。普賢菩薩幫助一個修行人在行懺悔門之時，可以速疾成就；因此，每一部懺一開始，都先頂禮普賢菩薩。感果嚴身這件事是普賢大行，意表感果已經是普賢行了；懂得造業會招致什麼果，故而勤作菩薩因行，就是普賢大行；懂得如何運作嚴身之用也是普賢大行。

師父：行普賢大行者是很會調和的（非指帶著心計斡旋其中），實指很容易於自己的環境因緣中，該補哪裡就補哪裡。例如，家中有一人脾氣不好，就去補這人脾氣不好的部份，善於調和；又

如，有一人其性雖柔和，但做起事來優柔寡斷，缺乏堅穩，必須配上有帶動力的主，這時普賢行者也會為之調和。在調和的普賢行中，能看到重重的華藏世界，一世界中又有一世界；表示，看到人們的重重內在時，又能旋復、調和其中。

普賢菩薩專對願意行懺法之人來作加被，以令修證成果。如果，我們能懂得感果嚴身，這樣就容易應普賢之行；由於您的修行，就更加應和普賢菩薩的加被。

3. 「嚴」之釋義

「嚴」是文殊屬大智；嚴以功用得名，資莊為義；資則資廣大之體用，莊則莊真應之佛身。

嚴有資莊的功用，可以資廣大之體用。大就是體，廣就是用，所以，資是在資「廣」和資「大」的，將「體」和「用」闡釋出來，這是文殊大智；大智就是令（助成）體和用產生出來。體是豎窮三際和橫遍十方，用是廣容和普遍；而，智，就是能幫助別人達豎窮三際和橫遍十方，資助別人得到真理的認識，令他在真理的位子處得不動不搖，並且還能廣容（廣攝包容）、普遍（展開普遍），助成人們完成這事，方稱智慧般若。

嚴是文殊屬大智，大智就在助成體和用的產生，也如《般若經講記》中所言：般若與方便，不一不異；般若側重於法空的體證，方便側重於救濟眾生的大行。嚴在表示佛的廣大智體，因此，能呈現出相好莊嚴身，且無所不在。

4. 釋經名大意

大意明欲得成佛。先以文殊之大智。運普賢之大行。莊嚴毘盧遮那佛果上體大相大用大。故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前面所談之整體大意是說，想要成佛（法身佛—佛的本身），想要達到覺照，必須先來學習佛陀教說之真理，即文殊之大智，令達豎窮三際和橫遍十方，去廣攝包容，普遍展開；在您所遇的一切人事物間，又運普賢之大行，令使感果嚴身，了解業行果報之由來，並對於此業會招致什麼果，您知調和其內，任運自在。依此能莊嚴毘盧遮那佛果上體大相大用大。莊嚴就在令體相用皆能歸於此——豎窮三際和橫遍十方，相大也於豎窮三際和橫遍十方地軌生物解，任持自性；用大亦廣容地達到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如是即——《大方廣佛華嚴經》。

也就是，成佛之道在於先以文殊之大智運普賢之大行，感果嚴身是普賢大行，文殊之大智是令體相用能達到相滋（滋長），令達豎窮三際和橫遍十方，在我們所遇的一切人事物間去廣攝包容，普遍展開。如此，文殊之大智及普賢之大行也就足以莊嚴毘盧遮那佛果上的體大、相大、用大。這樣就是《大方廣佛華嚴經》。

由於本組專修的經典是〈觀自在菩薩章〉，故而當知，了解《大方廣佛華嚴經》之意涵及方法，其旨亦能取拿來運用於〈觀自在菩薩章〉之修學。



第三節 以文殊智、普賢行會入

〈觀自在菩薩章〉之觀音慈

文殊智和普賢行的內涵懷有勇猛心，即相續不斷地努力、跨前、正精進；故，觀音慈悲的成因在於文殊智和普賢行的相續不斷。

善財參訪善知識是從文殊智開始起修的，也就是需具基本的文殊智才起修菩薩道，也才懂得普賢行。而，基本的文殊智指的是達到何種程度？師父：「《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二云：『積集一切善根，心無疲厭；見一切佛承事供養，心無疲厭；求一切佛法，心無疲厭；行一切波羅蜜，心無疲厭；成就一切菩薩三昧，心無疲厭；次第入一切三世，心無疲厭；普嚴淨十方佛刹，心無疲厭；教化調伏一切眾生，心無疲厭；於一切刹一切劫中成就菩薩行，心無疲厭；為成就一眾生故，心無疲厭；成就如來一切力，心無疲厭。』由此，則能長養一切善根，故而，常樂親近諸善知識，此名為基本的文殊智。」

從《華嚴經》的〈入法界品〉經文內容可知，善財同一群童子和童女去參見文殊師利菩薩，而文殊師利菩薩特別觀善財的善根，這表示善財已具有善根。所以，善財能問文殊師利菩薩何以修菩薩行、行菩薩道，原由在其善根。而，善財的善根是如何長養的？就在前段經文中所談的心無疲厭，有十種心無疲厭。《華嚴經》說，若具此十種心無疲厭，則能長養一切善根；具足善根才懂得善知識，才會想要親近善知識，而善根從十種心無疲厭而來。接續，文殊菩薩又為善財原具有的善根作開喻，即為他介紹佛功德。

此事蹟記載於《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經文中，文殊續向善財開喻佛功德：「說一切佛積極法，說一切佛相續法，說一切佛次第法，說一切佛眾會親近法，說一切佛法輪化導法，色身相好法，法身成就法，言辭辯才法，光明照耀法，平等無二法。」善財就在聽了文殊師利菩薩所說的佛功德之後，一心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並向文殊師利菩薩請示了參訪善知識的事。

由上述可知，善財因長養善根，具有「基本的文殊智」，懂得親近善知識，從而得以不斷增長文殊智，並由而開展普賢行。而每一位菩薩行者至成就佛道前都需具備普賢行，釋迦佛在講說《華嚴經》時說：「如是十方一切菩薩併其眷屬，皆從普賢菩薩行願中生」，表示普賢菩薩的行願是每一尊大菩薩都具有的。

在〈觀自在菩薩章〉中，亦有相通之經文表述。觀自在菩薩對善財說：「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如諸菩薩摩訶薩，已淨普賢一切願，已住普賢一切行。」由此段經文可知，觀自在菩薩如同其他諸大菩薩，已達到「淨住普賢一切願行」的境界。此外，觀自在菩薩也以偈頌教導善財：「善來調伏身心者，……欲於我法學修行，願得普賢真妙行。」意表欲成就觀音慈之修行，必須修～願得普賢真妙行。而，這乃是文殊智一開始即帶具著的智慧境界，正如觀自在菩薩初（遙）見善財時所說：「汝發大乘意，普攝眾生。……普賢妙行，相續現前。……積集善根，恆無厭足。順善知識，不違其教。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由此可見，文殊智、觀音慈、普賢行三者，互融互攝，觀音慈中即含攝文殊智、普賢行。

善財參訪觀自在菩薩時的程度是——蒙居士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這是偏屬自利的修為，啓受文殊智所導，具能信之心；當接承觀自在菩薩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以後，已得甚深智，入大悲門，轉為利他的心懷，繼而得以顯現普賢之菩薩萬行，表徵所信之法界。

善財之所以一見到文殊菩薩就能發大心，乃因其已經處於「信」位，只是尚未見到所信的境界。透過觀自在菩薩為其顯現隨所應化的大乘心行，善財能以普賢行為其修行內容的典範，由而成就佛果，確切地契於復菴和尚對《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的釋義——欲得成佛，先以文殊之大智，運普賢之大行，莊嚴毘盧遮那佛果上體大相大用大。

同理，觀音慈的能力是如何具足的，何以能尋聲救苦？何以能辨識眾生的根機？即，觀自在菩薩之「慈」乃經修練文殊智與普賢行而得成就，以致能有莊嚴的相貌，其表法即在說明體、相、用。

結語

善財從文殊起修（智），觀音居中（慈），普賢圓成（行），在五十三參的佛道學程中，觀音慈居於核心地位，前通較偏重內修的文殊智（普賢行為輔），後通較偏重外弘的普賢行（文殊智為輔）。

吾等有幸修學〈觀自在菩薩章〉，當效法善財的修學精神，歡喜讚歎，精進修持，期許自己能以觀音慈貫通文殊智及普賢行，自行化他，自利利人，終將圓成菩提。

天所於「文殊智 普賢行 觀音慈」之作學心得

《華嚴經》說，「積集一切善根心無疲厭」是基本的文殊智（經中提到十種心無疲厭，以「積集一切善根」為表）；善根具足了，才能識得善知識，懂得珍視、親近善知識，進而學行菩薩道，也才能明白普賢行、觀音慈的內涵。這一連串的學行皆由「善根」而啟動，所以應當為自己找一個可以培育善根的切入點、著手處。

非常感恩及自慶，歸依滿三週年時，覺空凡所（天覺、天空、天凡、天所）同發一願——「全心護持法音宣流，跟隨師父弘法利生」；同時邀集眾人組成「法音宣流小組」，分工聽打、整理師父的開示，令使成文、成冊。在反覆聽聞音檔的過程中，浸潤法海，經常產生與法相應的歡喜，正式開啟了培育善根的歷程。

從此就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了嗎？恰恰相反，一邊作一邊起煩惱，諸多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幽暗面紛紛現前——慢心高、拗性強、不耐煩、耍掌聲……，數不勝數；「如人自照鏡，好醜生欣感」，有段時間會因為照見自己不堪的一面，而覺得震驚及難堪；甚至產生強烈的疑惑：「學佛不是為了更放下更自在嗎？我學成這樣算

什麼？」不甘願的好勝心讓我留了下來，想要看看自己還能不能更苦！

苦受有多強，當它被佛法一次砸破的震撼就有多大；幾次震撼教育下來，天所心甘情願，完全臣服了。雖說「有受皆苦」，可是遇境時產生受並非壞事，有苦有樂有悲有喜，在在都是觀照己心的契機。「展開遍十方，收來觀自在」，要觀照自己是否自在，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有可觀的素材，二是有正觀；自己的眾生性就是最現成的素材，而佛陀之法無疑是最正確的觀念。有了苦，就想要辦法離苦，不要粘著在煩惱中哀哀苦，也不要避離煩惱不處理。正觀受，明苦諦，過程中一次次以佛陀之法對照己心，方能練習「只與境合而不受」，進而達致眾生心識的斷然，實相般若現前，也就提煉出真正的自在了。

師父說：「佛法無庸置疑，該檢討的是自己學佛態度和方法。」這句話真的很有道理。而凡夫無明（如天所），無明的特點就是拗性強，而且執著己見——拗性強，就注定要苦；執著己見，就會先懷疑苦是別人造成的（如前所說「學佛學成這樣到底對不對？是不是走錯路？」），殊不知全然是自己的問題。幸好有法，在聽打師父開示音檔、整理開示文的過程中，雖然還是帶著脾性，但在施作的同時，這些習氣毛病彷彿也在師父的文字般若中，一次次被洗滌並調理了，確實「有佛法就有辦法」。

「法」是成佛正因，因要成果，中間必須有緣，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讓自己可以安住於法的方式為助道善法。感恩師父給予我們諸多執事的機會——學報、出坡、作務、司執法器……，必定可

以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持續聽經聞道，才能在無明習氣又冒出頭時，及時得取法藥對治沉痾舊疾，真實領解佛法之大用。

學佛初始，曾經認為「發心為首」、「立願居先」、「般若為導」、「大悲為上首」等等說法互相矛盾——怎麼可能智行悲願每個都在最前面？後來才明白，以「第一名只能有一個」的凡夫情見、狹隘眼光，當然難以理解法界觀的圓融思想。尤其進入專修第二期，從《華嚴綸貫》窺探〈觀自在菩薩章〉之根源，有一次師父開示十玄門的思想，談多與一，別與總，一下子拉高視野，開擴了天所的眼界。「如海一滴，味具百川」，每個人都是百川的位置，有個己可以發展之處，而最後都會入大海，共同成就了整體。這是「即小容大」的觀念，不是非得踩低別人才能凸顯出自己，肯於將自己的努力放在總成績中，而知別人的發揮也是我的榮譽，別與總，是同時具足的；馬上就把眼光從個己的這個小處，躍昇到大海的無邊際。華嚴一真法界何其寬廣、何其美善、何其莊嚴！

文殊智、普賢行、觀音慈，都是法界性的；既是法界性，也就無先無後。觀自在菩薩慈悲的成因，在於文殊智和普賢行的相續不斷，只要發心學菩薩行、修菩薩道，三者就能相資相扶，互融互攝。天所遇緣如此殊勝，能在明淨山正法道場修學，處處法音宣流，諸上善人共會，猶如佛國淨土的四寶周匝圍繞。願如善財，常樂親近諸善知識，以佛知見破除妄念執見，「安住如來智慧光明，受持修行一切佛法」；在生活事境中福慧雙修，讓值遇的一切都成為長養善根的助緣，令使「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智道速得現前」。



第六章 正性無異行

☞ 主動來教 意義深切

「時觀自在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見正性無異行菩薩，來此大會道場中否？善財答言，唯然已見。告言：善男子！汝可往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

善財於觀自在菩薩所學的是「大悲速疾行解脫門」。能從內心修為、展露大悲的人就能無所不辦，大悲速疾行可以快速解脫。觀自在菩薩將方法教予善財，並囑咐善財去參下一位善知識——正性無異行菩薩。

☞ 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前面的二十七位善知識都是善財前去該處所參學的，第二十八位善知識是親自來到觀自在菩薩所，這表示善財參學從第一位到第二十七位觀自在菩薩，其大悲堅固猶若金剛已完成。就因善財已學習到法義的根柢，所以善知識主動前來教善財。俗話說「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故而，修學佛陀之法的我們，當勤精進，以接應諸佛菩薩主動前來加被。

善知識主動前來教育善財，會是什麼樣的情境？我們禮佛、拜佛，希望佛能親自來為自己摩頂加被、為我攝持感化，如果能招感佛主動來為我說法，如此，對經典之義便會很容易通達；誦經的程度也將提昇到容易慧解經義。若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到了此時，善知識就會主動前來教化。也可以說，就因已完成「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悲心一直展露，從來沒有停歇，所以不會有任何的慢心、疑惑，不會有任何的貪、瞋、癡，因此，善知識主動前來教化，隨教隨入，就是這個道理。



第一節 菩薩學程 相續相承

祝勉即開始修為

祝福、勉勵即表示需要繼續修，繼續修就是從前面的方法而來，承前啟後，再增進。所以正性無異行菩薩的法門，須以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認識和行法來進入。這是一個進階，不要擔憂自己以前沒學那麼多，現在突然聽到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不知自己是否可以從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來學？佛陀教我們「要開始，只怕沒有開始」；佛陀說任何一刻都可以是起點、都可以開始，但別祈求每一刻都從零開始，否則修行之路將走得很辛苦。

通常在諸經開講之首，會以前言帶出主題要旨，所以可說，前言就是結言；最末結束的一段話，也會用佛陀之語的法義來圓滿、祝勉，所以結言就是祝勉，祝勉有往下說的意涵和準備，有開始修為的意思。

從這個概念就可知道，〈觀自在菩薩章〉最末段的結言，就是要彼此互相祝福勉勵。說的人要特為自我勉勵，才有可能提供給眾人一個清淨的法語，這就在表示觀自在菩薩成就的因由。觀自在菩薩能尋聲救苦，就因觀自在菩薩先具足了自我修為，而觀自在菩薩教我們的，就是他的全然經歷。頤指氣使指定別人去做，自己全無功夫，便無能成就觀自在。

觀自在的果相能尋聲救苦，是因為具有能用真實之理（真理）來看事與理的智慧。眾生有諸多苦因，內心有苦、行為有苦、思想有苦；種種類別的苦，來自眾生的見惑與思惑。見惑就是不正見，思惑就是貪、瞋、癡、慢、疑，二者加起來就是六根本煩惱，煩惱因此而生。觀自在菩薩有能觀之智，尋聲救苦，走入眾生心國，為之解苦。

觀自在菩薩能尋聲救苦，就因已修斷自己的不正見，及修斷自己的惡習——貪瞋癡慢疑，然後功成圓就觀自在之果德，所以能把自己走過修為的經驗教給我們；於是，善財說：「我今讚歎人天主，最勝威德大仙王，三毒翳障盡銷除，福智無涯如大海。調伏眾生無懈倦，利樂平等無怨親，願於菩薩妙金山，一切勝福皆成就。普於十方諸世界，息滅眾生邪見心，速獲如來無尚身，普願眾生咸證得。」這是善財參學觀自在菩薩的讚頌

及對自己修學的期許，清清楚楚地表明來參觀自在菩薩，就是想把觀自在菩薩的法門輸送給別人。我們是學佛的弟子當要了解，並且法隨法行——學觀自在、學善財。

第二節 正性無異 行於大乘

1. 釋名

「正性無異行」是菩薩的名號，是善財參學的第二十八位善知識。

「行」，讀作二聲，是動詞，表正在執行，不能停的，如「正性無異行」，從正性無異去行；或意指遊於諸佛國刹——遊刹⁴。行，讀作四聲，表現品德的行為舉止，如：德行——意指供佛利濟眾生（供佛利生）產生出來的德行。從供佛方能利濟眾生，從利濟眾生方能供佛；也就是，若要利濟眾生，就是教眾生來供佛，而我們若要能產生教眾生來供佛的德性，自己必先供佛。供養佛就從身口意三業談起；如，在正性無異行之前，善財對於諸位善知識之所教，最終總結於觀自在菩薩的大悲行門，並以大悲行門來供佛，再教導眾生來供佛之意。

「正性」指的是佛性，「無異行」表示一切皆依正性（佛性）而行，不違背正法；又指可以遍行而無行性——無行動的面貌、樣子。意表是在心裡運作，即使在定點運作而未有行的性貌亦是正性無異行，也就是「能遍行而無行性」。

「爾時，有一菩薩名正性無異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來，來至此世界輪圍山頂，以足按地，時此世界六種震動，變成無數雜寶莊嚴。復於其身放大光明，暎蔽一切。釋梵護世，天龍八部，日月星電，所有光明皆如聚墨。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餘一切苦惱眾生，罪垢消除，身心清淨。又於一切諸佛剎土，普興一切諸供養雲，普雨一切華香瓔珞衣服幢蓋。如是所有諸莊嚴具，供養於佛。復以神力，隨諸眾生心之所樂，普於一切諸宮殿中而現其身。令其見者，皆悉歡喜，然後來詣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

「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即覺，薩埵為有情，合起來即是「覺有情」。由此可知，正性無異行菩薩是一位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大乘行者，「堅定行持正性」為其特色。此菩薩名號本身即是對佛弟子正確修行的指引——正性無異行。

正性無異行——遍行諸剎，教育眾生，無來去相。剎，處所；諸剎，諸處所。不一定只指佛的國土，因為如果指國土，那麼對該佛國來說，該國的眾生就由該國的佛和大菩薩來教育了。若講佛剎，也有廣義之說，指眾生心靈的佛國，表示眾生皆有其佛性，而我們能遍行眾生心中佛性的那個國土，將眾生的佛性看出來；也就是，欲教化眾生，^①須看出眾生的佛性，較能顯發起佛性，對其開發一切知見，以達智慧的提昇、福德的增長；還要有另一個功力，即^②無來去相——有能力看出眾生的佛性，有福德、智慧得以教化眾生，且無來去相；就是遍行諸剎、教化眾生，無來去相。在走，看起來沒在走，就是無來去相；在做，看起來好像沒在做，所以不會動惱。從正性無異行名號的內涵可知正要教導善財這個法門。

這是心靈不動的狀態，且由「行」來談不動；行，明明是一個動作，而，能供佛利益眾生的本質、性德卻是無來去相的。

善財在參觀自在菩薩（第二十七參）之前都是往南走以求取（尋覓）善知識，可是正性無異行菩薩是自己到這兒來的，表意善財至此有一個階段功課的完成，將有另一階段功課的進階。雖然，從前一位至後一位善知識的參學都是一個進階，只是至此是一個大階段。

正性無異行從東方來，其深度義為：東方是群方之首，表示所要教導善財的法門，就要教從前面最先開始的那一點——即文殊師利菩薩所交代的。虛空，指真如，能容納一切。真，真理；如，指眾生的十如。眾生的十如（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表示眾生的一切性貌，亦表眾生的緣起諸法。真如，將真理運用於眾生的緣起諸法，展現出來的就是真如，就在虛空之中。

來至此世界輪圍山頂；輪圍，圍有輪軸的形貌，指周圓無上，意指——圓滿是周而復始。

以足按地，意指以定慧為足，否則就不能行動；也就是，沒有定慧，無法入真如；若依著真如並以定慧行動，就能顯發**無數雜寶莊嚴**，能生各種震動，**時此世界六種震動**，得以改變因緣。

若欲改變因緣，需運用真理在眾生的身上，順入眾生的緣起諸法。觀自在菩薩要為善財指示後有，此即正性無異行菩薩來此會的面貌，也就是要指示後有——觀自在菩薩向善財指示下一位善知識。

「爾時善財童子，於觀自在菩薩所，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甚深心，隨順觀察，心無疲厭。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繞無數匝，敬承其教，辭退而行。」

而，善財念念觀自在菩薩的德養，頂禮辭退；古德將念寫成戀，戀德禮辭，意表一一禮敬地辭退。

善財童子，於觀自在菩薩所，得甚深智，入大悲門；指善財參了觀自在菩薩後，達到這樣的程度，正要接受正性無異行菩薩所教，其法門從得甚深智、入大悲門開始說起。又以**甚深心，隨順觀察**——隨觀音教，順大悲門，具甚深心；往上而觀，往下而察，上觀下察；觀的是相、外貌，察的是內性；觀外相、察內性；上觀下察，觀相察性。觀是能力的能，從參學者——善財本身發出來的，所察的是對象，因此能觀所察。**於此，談能所，又談相性。**要能觀所察，就要落實於行為，從執行中走上目標，且**心無疲厭**，不止息，不阻斷。**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繞無數匝，敬承其教，辭退而行；**將觀自在菩薩所教，繞旋於自己的心中，至此，不會再掉落，故稱周圓無上，如輪子般一直轉動。**敬承其教**——恭敬接承觀自在的教導，雙足雙手著地頂禮——攤開雙手，接受觀自在所教，恭敬地致最高敬禮，收受下來，準備傳承，所以上觀下察。

文中之意：現在所講的，就是前面最先開始的；從之前的參學，以行菩薩道的心意，至觀自在菩薩這裡，自得利益全部完成。每一位善知識都沒有離開菩薩行，一定有利益他人的成份在。只是，自利利他於入觀自在的大悲門時，表自得利益全部完成。於是，

下一位的善知識就前來教導了，主動來為參學者善財作加被。前面的二十六位善知識及觀音菩薩對其所教，皆令其往入正性無異行菩薩的法門。意表，也無前無後，不過還是有個開始——即眾生環境因緣中的十如，環境因緣之所在。

2.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正解方能正行而無異。佛陀曾以「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作為預入聖者流必備的四大要件；《恆水經》云：「學問不值明師，安知天下有大道乎？」《阿含經》將善知識視為增上信學的著手處。師父說，對於經文，我們不能僅止於依文解義，當掌握普通義，再進而求取精微義；若能得專修專務佛陀之法、修行有成者的引領，便能收事半功倍的效益。

《成唯識論》：「法謂軌持；軌持者，軌生他解，任持自性。」法皆相同，雖是同一軌律，但會隨各人意識分別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見解。佛所創見之法為軌持，而善知識專於弘揚佛陀之法。我們若隨順、奉行善知識所教，更容易了解經中真實義，正解、正行於軌律之中。

生命行走於軌律之中，方能任持而自在；能任持原本所具有的，方能自在地把持原本就有的佛性。如此，對於要修為、規範自己的部份，便能規範得很自在，不會感到束縛；進而能任持自性，不斷地顯露出佛性。

3. 一乘佛道 大小共貫

何謂大乘？太虛大師於《法華經教釋》云：「大有二義：一、大對小而言，然小為大之方便，證小果後回心向大，則無大小之相對；二、大就法體言，法體無一亦無不二，強名為大，或名為一；故大乘與一乘，無二無別。」

從發心來說，有大乘（發大心）和小乘（發小心）的差別。乘是乘載的意思，大乘就是可以乘載無量之義。在大乘和小乘的心意當中，必須清楚、了解、明朗，而且要知道二者的關係。一個發大心的人，必須要有小乘心的基礎，就是能從自我修為之中真的有益可得；一個人的發心只求有自己的修養，只求能化解自我的煩惱，就是小乘。

小乘是大乘的基礎，因為發大乘心者，必須要有自我化解煩惱的能力，才能幫助別人化解他的煩惱。而且，大乘和小乘亦有密切關係，必須有彼此；一個小乘心者應該要再跨出一步，否則就變成了冷漠。因此，我們必須發大乘之心以幫助人，但必須要有自我修養的能力，故而，當要修學「怎麼修正自己的行為」。天所誠心切意，依所聞之道，相續地自我檢視和調正心行。

4. 正念思惟 一實之道

修行當守護好正念，思惟一實境界。因為，發了大心，想要開始行菩提道的時候，遇到的因緣會非常多類，每一刻都是重新緣合。我們學習佛陀教說要能運用於遍處，運用於自己值遇的每一項因緣，這是正念思惟一實境界，處處都通達的道理。

善財在過去世中，就已深種善根，持續地正念思惟一實之道，因而信解已經堅固，故而能於五十三參的修學中，每參學一位善知識即證入一果位。因此，能知守護正念是行人菩薩道之因。

大乘思想之至極是一實之道，其莊嚴處終能無所不辦；而，一實之道即是中道行。印順導師：「佛法的中道行，為人類德行的深化又廣化。它之所以超勝人間一般的德行，即因為中道是依於正法而契入正法的。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

眾生因無明、貪愛而不知無常，且又執常執斷，使得原本是真理的無常卻被眾生視為大苦。中道是依於正法而契入正法的，這句話即在教我們如何進入修行；即，先懂修行的道理（正法），再從道理進入修行。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意表中道是合於真理的軌則，若順著中道修行，便能與世間常遍的真理相隨順。



第三節 悲智等齊 回向眾生

1. 入俗現行 悲智齊整

觀自在菩薩授予善財大悲行解脫門——修出世慈悲，令成入俗慈悲之行；經云：「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門，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隨即說明如何以四攝法普攝眾生。表明入俗慈悲行不離根本智，而正性無異行菩薩即是入俗現行悲智齊整者。

「爾時，有一菩薩名正性無異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來至此世界輪圍山頂，以足按地，時此世界六種震動，變成無數雜寶莊嚴。復於其身放大光明，暎蔽一切。釋梵護世，天龍八部，日月星電，所有光明皆如聚墨。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餘一切苦惱眾生，罪垢消除，身心清淨。又於一切諸佛剎土，普興一切諸供養雲，普雨一切華香瓔珞衣服幢蓋。如是所有諸莊嚴具，供養於佛。復以神力，隨諸眾生心之所樂，普於一切諸宮殿中而現其身。令其見者，皆悉歡喜，然後來詣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

正性無異行菩薩一出現就展現「**無數雜寶莊嚴**」。無數雜寶，指的是過往所經歷的一切都有無盡的法寶；由此當知，自己身邊值遇的一切皆是法寶，別認為別人是來擾亂我的。學到二十七參自得利益完成之時，正將轉向利益他人之際，心意已能全然定在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狀態。這般心思想者不可能怪罪別人，這般心思想者也不會學錯東西，這般心思想者必是想全面性的解脫自己者。

「**復於其身放大光明，暎蔽一切**」；正性無異行菩薩的主動到來，表現出善財所到達的境界，並將教授善財下一個法門。過往的學習皆已生出無數法寶，不會有污穢的心思，其身因而能放大光明，映蔽一切。「**釋梵護世，天龍八部，日月星電，所有光明皆如聚墨**」；帝釋天及梵天的天人常來人世間作護法，他們皆因無數雜寶莊嚴的正性無異行而展現各自的光明。我們亦當如經文所述，展現自己生命的價值，令別人因您的存在而有光明，進而各展其光明。

「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餘一切苦惱眾生，罪垢消除，身心清淨。又於一切諸佛刹土，普興一切諸供養雲，普雨一切香華瓔珞衣服幢蓋。」正性無異行菩薩面對三界的一切苦惱眾生時，令他們罪垢消除；而，面對諸佛刹土時，便以身心清淨普興一切諸供養雲。意即，正性無異行菩薩專修供養，不會顛倒與眾生和合。

正性無異行菩薩出現這般相貌，表示善財已明了這意涵——自得利益圓滿後，接續要去利益眾生——無異行。我們當如善財，面對該我教導對方時，有能力育成對方；當面對自己該學習的對象時，善知勤懇努力地向善知識學習。知何者為眾生，何者為諸佛，不會顛倒；知何者該學、何者不該學，又何者當教、如何教了。

「時觀自在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見正性無異行菩薩，來此大會道場中否？善財答言：唯然已見。告言：善男子！汝可往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

爾時善財童子，於觀自在菩薩所，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甚深心，隨順觀察，心無疲厭。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繞無數匝，敬承其教，辭退而行。」

善財點頭稱是，意表兩者彼此了解、相互照宣——善財懂得正性無異行菩薩即將要來教他；正性無異行菩薩也知道善財已到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程度，準備來教善財。善財向觀自在菩薩頂禮後，繼續參學正性無異行菩薩，表示善財即將把觀自在菩薩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往下開展。

2. 普遊十方 無所不至

正性無異行菩薩是善財參學的第二十八參，善財問正性無異行菩薩：「聖者，於何佛所得此法門？所從來剎，去此幾何？發來久如？」菩薩回：「我從東方妙藏世界普勝生佛所而來此土，於彼佛所得此法門，從彼發來已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一一念中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步；一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微塵數佛剎；一一佛剎，我皆徧入，至其佛所，以妙供具而為供養。此諸供具，皆是無上心所成，無作法所印，諸如來所忍，諸菩薩所歎。」

正性無異行菩薩教與善財的法門是八向位——真如相迴向，是普門速疾行解脫門；意表突破時空限制，神足無礙，於一一念中，行進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步；於一一步中，穿越不可說世界微塵數佛剎，徧供十方諸佛，普化六道眾生。

「善男子，我又普見彼世界中一切眾生，悉知其心、悉知其根、隨其欲解，現身說法，或放光明，或施財寶，種種方便教化調伏，無有休息。」這是利他的法門，故以妙供具徧入供養，而能普見一切眾生心，亦知眾生的根器。因為利他，所以，能隨眾生之欲解而為之教化調伏。正性無異行菩薩勉勵善財要做到普遊十方，無所不至。

欲教化眾生，需有能力看出眾生的佛性，且要有福德、智慧，才能服眾。因此，修學菩薩道者擅於常時自我檢討，成為慣性、習慣，能從中找方法自我修正，作為供給利益他人之所用。菩薩行者的力量由此而來，所以行菩薩道者隨時都在自得利益，並依此

資助自己的菩薩行，如此一回一回滋養、培植，其善根、智慧因而益發深厚。

第四節 聞法無厭足 普見一切佛

1. 菩薩行者 悲智雙運

菩薩行者以慈悲為本，從利他完成自利，進展到自利利他的究竟圓成。所以，行菩薩道的菩薩必須是自在的，方能達至七向位——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七向位的意旨是穩健地從自得利益中踏出去利益他人。本來菩薩行就是要利益眾生，而自得利益是內修的基本功夫，因此，一開始就要精勤地自我修學，修斷自己的惡習，並且要饒益有情，兩者兼行。這是修學菩薩道必須有的概念。

世間最可貴的寶藏是聽聞到真實的智慧。親近一位真修實練的善知識，向其請益、學習，作為慧命的導師，亦師亦父，故稱作師父。師父對弟子們一無所求，所以親近師父、親近善知識，要用真心、要深信、要堅定，不要疑惑，疑惑只會障礙自己。這是我們在進入經文間通貫時，要時時站穩的立足點。

2. 見佛無厭 聞法無倦

「善知識者，即是如來」；如來是佛的十個通號之一。《成實論》：「如來者，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曰如來。」佛學大辭典：「如者

真如也，乘真如之道從因來果而成正覺之故，名為如來。是真身如來也。又乘真如之道來三界垂化之故，謂之如來。是應身如來也。又，如諸佛而來，故名如來。」

善財於善知識，愛樂尊重、合掌恭敬、目視不瞬，意表，修持當尊師重道，奉親教師所教，佛願為願；依親教師所化導，行師所行。這是受持大乘經函的前行要處。師父說，佛弟子要嚴格貫徹所修為、所傳布的是契合於釋尊的根本教法。

親教師為我們講經說法，開示如來之道，引領我們進入經藏大海，得取佛陀大智慧，是我們的教授善知識。佛弟子視師如佛，當依師所教，行師所行。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如觀自在菩薩教予善財的：「若能聞法無厭足，則能普見一切佛；云何見佛志無厭，由聽妙法無厭足。」天所以此自勵自勉，故而勤於聽經聞道，期能常在如來所，普見一切佛。

結語：精勤修學 普施於眾

《華嚴經》是毗盧遮那佛為法身大士所講的一部經，毗盧遮那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在這麼多大菩薩中，最具代表的四大菩薩都是深位菩薩——以文殊菩薩表示智慧，而要顯發智慧必須靠普賢菩薩所象徵修行成就，也就是實踐；然，於學菩薩行、修菩薩道的途中，又當以觀音菩薩所代表的慈悲，及地藏菩薩所代表的

大願為導行，以入緣起諸法。在什麼因緣處所中實踐呢？就在人間、法界，這是《華嚴經》中〈入法界品〉所談；實踐的方法就是學習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破所有執著，入法界，圓融無礙，此即華嚴精神——真法界。

善財童子觀自在菩薩之所，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甚深心隨順觀察，從來不會感覺厭足，有無上的至誠、恭敬、卑下心，從一開始參第一位善知識就是如此，所以隨參隨入。善財敬承觀自在菩薩所教，依觀自在菩薩教說往下參學，把觀自在菩薩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往下開展，承接正性無異行菩薩教予的真如相迴向——「普門速疾行解脫門」。

天所於「正性無異行」之作學心得

向師父請法時，請問師父如何安排佛課，末了又補上一句：「因病不得不用功，會有被疾病綁架的感覺。」師父說：「因病而促發自己多作佛課，可賦予思想上的意義；可將因病而作佛課的行為視作一項契機，不是被綁架，其中的差異是極大的。……須著重於看待的角度。如此，『病』帶給人們的價值才能真實地彰顯。」

以何種角度看待事件，事件就會呈現什麼樣貌。覺得病是一種苦，就會整日泡在苦汁中，哀哀苦，一直想著「為什麼是我」而自怨自艾；若是視病為良師，就可以從「生命到底要我學什麼」的高

慢、忿懣不平，變成「我能從中學習什麼」的隨順和謙卑，發現自己真正的恐懼（苦的因由—集）；從而真真切切對疾病生出感恩想，感恩它帶天所離開原本以為的舒適圈，進入學習真理的三寶殿堂，開脫對色身的執著、對死亡的不安。疾病確實是生命中的大導師啊！

這樣的轉變來自於師父給予的正觀——正視疾病帶來的價值，也就是四聖諦中的苦諦——苦相之中的真理。實相無相，真理實相沒有固定的相貌，也可以說一切相中都存在真理，苦相亦然。雖然請法當下其實不太理解「苦諦」、「真如」具體的意思，但不妨礙那種——彷彿抓到東西可依持、安心許多的感覺（現在知道，覺得不懂的是頭腦，而文字般若的能量是超越頭腦的）。師父先為種下了「正觀苦」的種子，後來幾年在法水的持續灌溉下，已然生根發芽。由此可見正知見的重要，要有正解，才能正行無異，因為知見帶領行為，此即「正性無異行」之義。

前文所言，「前面的二十六位善知識及觀音菩薩對其所教，皆令其往入正性無異行菩薩的法門。意表，也無前無後，不過還是有個開始——即眾生環境因緣中的十如，環境因緣之所在。」前面二十七位善知識所教，皆是令善財往入第二十八參正性無異行菩薩的法門。我們若如善財一般，時時帶具「往詣大菩薩所」的前行準備及接法的心意——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則緣起中的一切都是教導我入正性無異行法門的道資糧；一切為我而設，事境不會平白發生，之所以會覺得過不了關、無法自在，表示其中必定有我需要學習之處。所以師父常說，學佛就是在自己的定位（環境因緣中的十如）、從最難過關的那一個

點開始修起。就像從圓周任何一處走到圓心，都是相同的距離，不必挪動位子。等到自得利益完成、轉向利益他人之際，心意已全然正定於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第二十八參正性無異行菩薩就主動來教了。這意味著什麼？因緣已經改變了，正報莊嚴，故而依報莊嚴。

正性無異行菩薩出現時，周遭「無數雜寶莊嚴」。我們過去所經歷及現在正經歷的一切，也有著無數法寶，如何看出其珍貴處？端視用什麼樣的心態看待——看它討厭，它就變成煩惱；看它是寶，就能從中得到獨一無二、為自己量身打造的金剛杵。生命中的種種經歷，就是自己的五十三參，天所期許能帶上「**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的心意來走這段參學之旅，謹記師父所教，令心平整，才能聽懂佛在其中為天所所說的祕密。



編輯的話

天所光明記圓滿祝願

善運圓明根 修淨意勃勃
行因卻於前 要性在觀果

2018 年梁皇法會天所祈偈

天所於專修課程之掌握極其精準——「善運圓明根，修淨意勃勃」；為正解、正行於佛陀之道，於自心不明朗處，必向問於善知識，懇切地向師父請法（見《法義學貫 開緣論化～天所修學記錄》上冊「請法篇」）；並且主動學習，一心正念於善知識所教，恆持「行因卻於前，要性在觀果」之正觀正理。

善財於善知識愛樂尊重，視善知識為一切智助道之具，於善知識所教悉數全收，且時時不忘回向普施於眾。此刻，天所正如善財聚集善根無厭足，依持師長所教，隨緣入境勤耕福田，積極參與常住課程，聽打、整理師父開示，撰寫個己修學心得、提要，普施予眾（見《法義學貫 開緣論化～天所修學記錄》）。冀望人人修得如師父上人與明淨山開山祖師^上明^下誠法師的清淨圓明心、清淨圓明體——留道品，安適於眾；傳法燈，明光於後。



跋

星雲大師云：「千年暗室，因點亮油燈而頓生光明；內心昏闇，因懺悔發願而重見光明。光明人人需要，光明靠自己創造。」

生命的每一個轉折，全都是在難於招架、難於過關處，忍苦、耐苦而躍起、突破、超越的，由此深入體會，便能知——生命璀璨的光彩、力量的展現。依循、奉行佛的教化，從而自有光，並再明於他，恆常照耀無晦闇。

「光明」二字，「自瑩謂之光，照物謂之明。」《華嚴經探玄記》卷三曰：「光明亦二義：一是照闇義，二是現法義。」《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簡稱《往生論註》）卷下曰：「佛光明，是智慧相也。」

光明從何來？

從依佛教化行於自利修為、破除心靈晦闇，並且時時懺悔得清淨而有光；由感報佛恩、師長恩，悲愍度眾、續而發願，令眾等能離諸著、得安穩而現明。「光明」是向學於究竟圓覺之理體，而行於緣起空寂所得之智慧相。

佛弟子承佛度眾的勇猛大勢力，習佛德養的自在柔忍心，將其體現於生活、體證於難處，繼而更發勇猛、更懂自在、更行菩提、更向佛心，令慈悲智慧之光，明照於群迷、遍灑於有情，此為「天所光明記」傳承之要義。

「善知識者即是如來。善知識者一切法雲。善知識者諸功德藏。善知識者難可值遇。」感恩善知識的教化，得見自心晦闇，經道品之調適，重見人生光明，隨菩薩發大願，行於無緣大慈，向於同體大悲，期能歸投安養，光明復光明，恆常照耀。

天所光明記



發行人：釋圓淨

出版者：社團法人高雄市明淨佛化會

住址：高雄市左營區重政路 70 號

電話：(07) 343-4579

傳真：(07) 348-5180

E-mail：ming.jing4@msa.hinet.net

編輯：林英昭、林萌英、林靖雅、周康華
曾淑玲、楊琇雅、鍾秋鳳

封面設計：葉世慈

版面設計：鍾宛君

承印：美育彩色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

